



東周列國全志卷之十二

白下蔡 昇元放甫評點

第五十三回

楚莊王納諫復陳

晉景公出師救鄭

君子貴乎知幾其論事君則曰合則留不合則去非忍忽然于其君也蓋寓有明哲保身之道焉如陳靈之性情作爲豈是能改過者况有孔儀二人爲之左右洩治位望不高既無除奸去佞之權諫而不聽去之可也乃強諫取忌竟致殺身忠直雖則可稱見幾却乎不足

以臣弑君罪大惡極然株林之事就天理人情論來徵舒之罪可邀未滅夫母之所以尊以配父而尊也母而淫亂是爲自絕

于父絕于父則不足以爲母矣君之尊與父等以分言也君而淫亂于臣之母則先已失其爲君之禮而爲其父之仇雖比之無罪而殺其父其可耻猶未至若斯之甚也人試設身處地而思之眼見人與母淫稍有血性者其能一刻宴息乎君自廢棄爲君之道而臣自殺其父之仇王者處此必將有術不感祇以君臣二字遂將一切倫理是非抹殺也故徵舒雖見殺於楚莊而孔儀二人必仍須對獄上帝也

弑君者徵舒而引君于無道者則孔寧儀行父也夏姬以大夫內子而與陳國君臣三人同室宜淫豈得無罪楚莊乃獨誅徵舒而孔儀不問又以夏姬賜連尹遂以滅陳純是一團私意非仗義之舉也申叔時以蹊田奪牛爲喻可謂仁人之言復陳雖由申叔之諫論者之必竟歸美是莊蓋諫者臣而納諫

者君也由此言之則爲君者何爲而不納諫乎

伍參料晉而中可謂有才然畢竟不如孫叔敖見識老成穩當所以論事者不可以成敗下斷語也然今人論事偏要圖成敗而傳會之令人笑煞亦令人恨煞

却說靈公與孔寧儀行二大夫俱穿了夏姬所贈褻衣在朝堂

上戲謔大夫泄冶聞之乃整襟端笏復身趨入朝門孔儀二人素憚

泄冶正直能以正直爲人所憚自是高品然以此而立于亂朝鮮有不被其禍者矣今日不宣自至必有

規諫遂先辭靈公而出靈公抽身欲起御座泄冶騰步上前牽付其衣跪而奏曰臣聞君臣主敬男女主別今主公無周南之化使國中喪體統俱失君臣之敬男女之別淪滅已極夫不敬則慢不別則亂慢而且亂亡國之道也君必改之靈公自覺汗顏以袖掩面曰卿勿

多言寡人行且悔之矣

今人拒諫

每用此法泄治辭出朝門孔儀二人尚在門

外打探見泄治怒氣冲冲出來閃入人叢中避之泄治早已看見將

二人喚出責之曰君有善臣宜宣之君有不善臣宜掩之今子自為

不善以誘其君而復宣揚其事使士民公然見聞何以為訓寧不羞

耶二人不能措封唯唯謝教泄治去了孔儀二人求見靈公述泄治

責備其君之語主公自今更勿為株林之遊矣靈公曰卿二人還往

否孔儀一人對曰彼以臣諫君與臣等無與臣等可往君不可往靈

公奮然曰寡人寧得罪于泄治安肯捨此樂地乎

明明是自尋死地

孔儀一人復奏曰主公若再往恐難當泄治絮聒何如靈公曰二卿

有何策能止泄治勿言孔儀曰若要泄治勿言除非使他開口不得

靈公笑曰彼自有口寡人安能禁之使不開乎

只消引他也來入馬

笑儀行公曰寧之言臣能知之夫人死則口閉主公何不傳旨殺了

便自然開口不得矣

泄治則終身之樂無窮矣靈公曰寡人不能也孔寧曰臣使人刺之

何如靈公點首曰繇卿自為二人辭出朝門做一處商議將重賄買

出刺客伏于要路候泄治入朝突起殺之國人皆認為國侯所使不

知為孔儀二人之謀也史官有讚云

難避不得

陳喪明德

君臣宣淫

纓紳袒服

大廷株林

壯哉泄治

獨矢直音

身死名高

龍血比心

自泄治死後君臣益無忌憚三人不時同往株林二次還是私偷

以後習以為常公然不避

凡無恥之事越做

到後來越越大國人作株林之詩以譏

之詩曰

胡為乎株林

從夏南

匪適株林

從夏南

徵舒字子高詩人忠厚故不曰夏姬而曰夏南言從南而來也陳侯

本是箇莫傷音格的人孔儀二人一味奉承帮襯不顧廉耻更兼
夏姬善于調停打成和局弄做了一婦三夫同歡同樂不以為怪微
舒漸漸長大知事見其母之所為心如刀刺實在難過只是于礙怪不得他國
侯無可奈何每聞國侯欲到株林往往托故避出落得眼中清淨那
一班淫樂的男女亦以微舒不在為方便光陰似箭微舒年一十八
歲生得長軀偉幹多力善射靈公欲悅夏姬之意使嗣父職為司馬
執掌兵權微舒謝恩畢回株林拜見其母夏姬夏姬曰此國侯恩典
汝當恪共乃職為國分憂不必以家事分念微舒辭了母親入朝理
事忽一日國靈公與孔儀二人復遊株林宿于夏氏微舒因感嗣母
之恩特地回家設享款待靈公夏姬因其子在坐不敢出陪酒酌之
後君臣復相嘲謔手舞足蹈微舒厭惡其狀退入屏後潛聽其言靈
公謂儀行父曰微舒軀岸魁偉有些像你莫不是你生的儀行父笑

曰微舒兩目炯炯極像主公還是主公所生孔寧從旁插嘴曰主公

與儀大夫年紀小生他不出他的爹極多是箇雜種便是夏夫人自

家記不起了

這等惡謔亦全是市井無賴聲口

三人拍掌大笑微舒不聽猶可聽見

之時不覺羞惡之心勃然難遏真是難過

正是怒從心上起惡向膽

邊生暗將夏姬鎖於內室却從便門溜出分付隨行軍眾把府第團

團圍住不許走了國侯及孔儀二人軍眾得令發一聲喊圍了夏府

微舒戎妝披掛手執利刃引著得力家丁數人從大門殺進口中大

叫快拿淫賊國靈公口中還在那裏不三不四耍笑弄酒却是孔寧

聽見了說道主公不好了微舒此席不是好意如今引兵殺來要拿

淫賊快跑罷儀行父曰前門圍斷須走後門三人常在夏家穿房入

戶路道都是熟識的國侯還指望跑入內室求救于夏姬見中門鎖

斷慌上加慌急向後園奔走微舒隨後趕來國侯記得東邊馬廐有

短牆可越遂望馬廐而奔徵舒叫道昏君休走攀起弓來颺的一箭却射不中陳侯奔入馬廐意欲藏躲却被羣馬驚嘶起來即忙退身而出徵舒剛剛趕近又復一箭正中當心好樂地原來這等一個樂法可憐陳侯

平國做了一十五年諸侯今日死于馬廐之下孔寧儀行父先見陳侯向東走知徵舒必然追趕遂望西邊奔入射圃徵舒果然只趕陳侯孔儀二人遂從狗竇中鑽出今人謂人偷婦人者每日鑽狗洞想即出此典故矣一笑不到家

中赤身奔入楚國去了徵舒畢竟孩子氣如何放走這兩箇人徵舒既射殺了陳侯擁兵入城只說陳侯酒後暴疾身亡遺命立世子午為君是為成公成公心恨徵舒力不能制隱忍不言徵舒亦懼諸侯之討乃強逼陳侯

往朝于晉以結其好再說陳國使臣奉命約陳侯赴盟長陵未到陳國聞亂而返恰好孔寧儀行父二人逃到見了莊王瞞過莊王淫亂之情只說夏徵舒造反弑了陳侯平國與使臣之言相合莊王遂集

羣臣商議却說楚國一位公族大夫屈氏巫名字子靈乃屈氏之子此人儀容秀美文武全材只有一件毛病貪淫好色貪淫好色原係此

只怕好得不正便不好專講彭祖房中之術數年前曾出使陳國遇夏姬出遊窺見其貌且聞其善于採煉却老還少心甚慕之及聞徵舒弑逆欲借此端擄取夏姬勸莊王與師伐陳令尹孫叔敖亦言陳罪宜討

莊王之意遂決時周定王九年陳成公午之元年也楚莊王先傳一檄至于陳國檄上寫道

楚王示爾少西氏弑其君神人共憤爾國不能討寡人將為爾討之罪有專歸其餘臣民靜聽勿擾

陳國見了檄文人人歸咎徵舒已不能勾假手于楚遂不為禦敵之計楚莊王親引三軍帶領公子嬰齊公子側屈巫一班大將雲捲風馳直造陳國都如入無人之境所至安慰居民秋毫無犯夏徵舒知人

心怨已潛奔株林時陳成公尚在晉國未歸大夫轅頗轅清滄四世孫與諸臣商議王爲我討罪誅止徵舒不如執徵舒獻于楚軍遣使求和保全社稷此爲上策羣臣皆以爲然轅頗乃命其子僑如統兵往株林擒拿徵舒如未行楚兵已至城下陳國久無政令况陳侯不在國百姓做主開門迎楚莊王整隊而入諸將將轅頗等擁至莊王面前莊王問徵舒何在轅頗對曰在株林莊王問曰誰非臣子如何容此逆賊不加誅討轅頗對曰非不欲討力不加也莊王卽命轅頗爲鄉導自引大軍往株林進發却留公子嬰齊一軍屯札城中再說徵舒正欲收拾家財奉了母親夏姬逃奔鄭國只爭一刻楚兵圍住株林將徵舒拿住莊王命囚于後車問何以不見夏姬使將士搜其家於國中得之荷蕢逃去不知所適夏姬向莊王再拜言曰不幸國亂家亡賤妾婦人命懸大王之手倘賜矜宥願充婢役夏姬顏色妍

麗語復詳雅莊王一見心志迷惑

本以討罪來夏姬者罪之魁也乃不罪之而反愛之色不迷人人自

謂諸將曰楚國后宮雖多如夏姬者絕少寡人意欲納之以備

妃嬪諸卿以爲何如屈巫諫曰不可不可吾主用兵于陳討其罪也

若納夏姬是貪其色也討罪爲義貪色爲淫以義始而以淫終伯王

舉動不當如此莊王曰子靈之言甚正寡人不敢納矣

此等都是楚王正氣處所

伯王只是此婦世間尤物若再經寡人之眼必然不能自制

以能 伯王只是此婦世間尤物若再經寡人之眼必然不能自制

不知是怎生一個妙法遂令人如此吾亦欲一看之也呵呵 叫軍士鑿開後垣縱其所之時將軍公子側

在旁亦貪夏姬美貌見莊王已不收用跪而言曰臣中年無妻乞我

王賜臣爲室屈巫又奏曰吾王不可許也公子側怒曰子靈不容我

娶夏姬是何緣故屈巫曰此婦乃天地間不祥之物據吾所知者言

之妖子鸞殺御叔弒陳侯戮夏南出孔儀喪陳國不祥莫大焉天下

多美婦人何必取此淫物以貽後悔莊王曰如子靈所言寡人亦畏

之矣公子側曰既如此我亦不娶了只是一件你說主公娶不得我亦娶不得難道你娶了不成蓋知其素講彭祖之術必然是有心也屈巫連聲曰不敢

不敢莊主曰物無所主人必爭之聞連尹襄老近日喪偶賜為繼室可也時襄老引兵從征在于後隊莊王召至以夏姬賜之夫婦謝恩

而出公子側到也罷了只是屈巫諫止莊王打斷公子側本欲留與自家見莊王賜與襄老暗暗叫道可惜可惜又暗想道這箇老兒如

何當得起那婦人少不得一年半載仍做寡婦到其間再作區處無可奈何自解自嘆一笑這是屈巫意中之事口理却不曾說出莊王居株林

一宿乃至陳國公子嬰齊迎接入城莊王傳令將徵舒囚出栗門陳城名車裂以殉如襄公處高渠彌之刑史官有詩云

陳王荒淫雖自取

徵舒弑逆亦違條

莊王弔伐如雨爾

泗上諸侯望羽旄

莊王嘗令徵舒已畢將陳國版圖查明滅陳以為縣拜公子嬰齊

為陳公使守其地陳大夫轅頗等悉帶回郢都南方屬國聞王滅

陳而歸俱來朝賀各處縣公縣大夫自不必說獨有大夫申叔時使

未歸其時襄公薨世子無野即位是為傾公偁稱公一向交好故

莊公使申叔時往行弔舊賀新之禮這一差還在未伐陳以前及

王歸是三日之後申叔方纔回轉復命而退並無慶賀之言莊王使

內侍傳語責之曰夏徵舒無道弑其君寡人討其罪而戮之版圖收

於國中義聲聞於天下分明不義却自說是義想有諸侯縣公無不獻諛者順其意而稱之耳

稱賀汝獨無一言豈以寡人討陳之舉為非耶申叔時隨使者來見

王請面畢其辭莊王許之申叔時曰王聞踐田奪牛之說乎莊王

曰未聞也申叔時曰今有人率牛取徑于他人之田者踐其禾稼田

主怒奪其牛此獄若在王前何以斷之好譬喻此得當國策之所長也莊王曰率牛

踐田所傷未多也奪其牛太甚矣寡人若斷此獄薄責牽牛者而還其牛子以為當否中叔時曰王何明于斷獄而昧于斷陳也夫徵舒

有罪止于弑君未至亡國也王討其罪足矣又取其國此與奪牛何異又何賀乎莊王頓足曰善哉此言寡人未之聞也可見楚非申叔原是好人

時曰王既以臣言為善何不效反牛之事莊王立召陳大夫轅頗問陳君何在頗答曰向往晉國今不知何在言訖不覺淚下莊王慘然

曰吾當復封汝國勇于改過納諫如汝可迎陳君而立之世世附勿依違南北有負寡人之德又召孔寧儀行父分付放汝歸國共輔

陳君便宜了這兩個狗才轅頗明知孔儀二人是個禍根不敢在楚王面前說明只得含糊一同拜謝而行將出楚境正遇陳侯午自晉而歸聞其

國已滅亦欲入楚面見楚王轅頗乃述楚王之美意君臣並駕至陳守將公子嬰齊已接得楚王之命召還本國遂將版圖交割還陳自

歸國去了此乃楚莊王第一件好處鬻翁有詩云

縣陳誰料復封陳 跖舜還從一念新

南楚義聲馳四海 須知賢主賴賢臣

孔寧歸國未一月白日見夏徵舒來索命因得狂疾自赴池中而死

死之夜儀行父夢見陳靈公孔寧與徵舒三人來拘他到帝廷對獄可見徵舒死得不服即上帝亦須另斷其獄也夢中大驚自此亦得暴疾卒此乃淫人之報

也再說公子嬰齊既返楚國入見莊王猶自稱陳公嬰齊莊王曰寡人已復陳國矣當別圖所以償卿也嬰齊遂請申呂二邑之田莊王

將許之屈巫諫曰此北方之賦國家所恃以禦晉寇者不可以充賞莊王乃止及申叔時告老莊王封屈巫為申公屈巫並不推辭齊

繇是與屈巫有隙貴別人則以為不可與已周定王十年楚莊王之十七年也莊王以陳雖南附鄭猶從晉未昔服楚乃與諸大夫計議

令尹孫叔敖曰我伐鄭晉救必至非大眾不可莊王曰寡人意正如此乃悉起三軍兩廣之眾浩浩蕩蕩殺奔滎陽而來連尹襄老為前部臨發時健將唐狡請曰鄭小國不足煩大眾狡願自率部下百人前行一日為三軍開路襄老壯其志許之唐狡所至力戰當者輒敗兵不留停每夕掃除營地以待大軍莊王率諸將直抵鄭郊未曾有一兵之阻一日之稽莊王怪其神速謂襄老曰不意卿老而益壯勇于前進如此安知不是得夏襄老對曰非臣之能乃副將唐狡力戰所致也莊王即召唐狡欲厚賞之唐狡對曰臣受君王之賜已厚今日聊以報効敢復叨賞乎莊王訝曰寡人未常識卿何處受寡人之賜唐狡對曰絕纓會上牽美人之袂者即臣也蒙君王不殺之恩故舍命相報莊王嘆息曰嗟乎使寡人當時明燭治罪安得此人之死力哉命軍正紀其首功侯平鄭之後將重用之唐狡謂人曰吾得死

罪于君君隱而不誅是以報之然既已明言不敢以罪人微後日之

賞即夜遁去不知所往受德則報之以功逃貨則潔身莊王聞之嘆

曰真烈士矣大軍攻破郊關直抵城下莊王傳令四面築長圍攻之

凡十有七日晝夜不息鄭襄公恃晉之救不即行成軍士死傷者甚

眾城東北角崩陷數十丈楚兵將登莊王聞城內哭聲震地心中不

忍麾眾退十里公子嬰齊進曰城陷正可乘勢何以退師莊王曰

知吾威未知吾德姑退以示德視其從違以為進退可也莊王霸氣處處可愛

鄭襄公聞楚退師疑晉救以至乃驅百姓修築城垣男女皆上城巡

守莊王知鄭無乞降之意復進兵圍之鄭堅守三月力不能支楚將

樂伯率眾自皇門先登劈開城門莊王下令不許擄掠三軍肅然行

至達路城中鄭襄公肉袒牽羊以迎楚師辭曰孤不德不能服事大

國使君王懷怒以降師于敝邑孤知罪矣存亡死生一惟君王命若

惠顧先人之好不遽翦滅延其宗祀使得比于附庸君王之惠也公
子嬰齊進曰鄭力窮而降赦之復叛不如滅之莊王曰申公謂申若

在又將以蹊田奪牛見誚矣即麾軍退三十里申公一諫不惟存陳
又能存鄭仁人之言

其利溥哉襄公親至楚軍謝罪請盟留其弟公子去疾為質莊王班師

北行次于延鄭地謀報晉國拜荀林父為大將先穀為副出車六百

乘前來救鄭已過黃河莊王問于諸將曰晉師將至歸乎抑戰乎令

尹孫叔敖對曰鄭之未成戰晉宜也已得矣又尋仇於晉焉用之

不如全師而歸萬無一失道理利
害俱是雙人伍參奏曰令尹之言非也鄭

謂我力不及是以從晉若晉來而避之真我不及矣且晉知鄭之從

楚必以兵臨鄭以救來我亦以救往不亦可乎鄭在晉楚之中其
依違于二國常也

楚兵已勢傲矣若戰而不捷雖食參之肉豈足贖罪伍參曰若戰而

捷令尹為無謀矣如其不捷參之肉將為晉軍所食何能及楚人之

口如其不捷參肉無論晉食楚食豈足以贖
悞國之罪哉參只以食肉為解明是邪詞莊王乃遍問諸將各授

以筆使書其掌主戰者寫戰字主退者寫退字諸將寫訖莊王使開

掌驗之惟中軍元帥虞丘及連尹襄老裨將蔡鳩居彭明四人掌中

寫退字其他公子嬰齊公子側公子穀臣莊王
次子屈蕩潘黨樂伯養絲

基許伯熊負羈許偃等二十餘人俱戰字莊王曰虞丘老成之見與

令尹合言退者是矣乃傳令南轅反旆來日飲馬于河而歸伍參夜

求見莊王曰君王何畏于晉而棄鄭以畀之也莊王曰寡人未常棄

鄭也伍參曰楚兵屯鄭城下九十日而僅得鄭成今晉來而楚去使

晉得以救鄭為功而收楚自此不復有鄭矣非棄鄭而何莊王曰

令尹言戰晉未必捷是以去之伍參曰臣已料之審矣荀林父新將
中軍威信未孚于眾其佐先穀先軫之孫先且居之子恃其世勳且

剛愎不仁非用命之將也欒趙之輩皆累世名將各行其意聽令不
二魯師雖多敗之易耳在參意在上戰故搜求于可戰之中以堅楚莊玉之意耳其言之中亦有大半僥倖在內
且王以一國之主而避魯之諸臣將遺笑于天下况能有鄭乎莊王
愕然曰寡人雖不能軍何至出魯諸侯之下寡人從子戰矣即夜使
人告令尹孫叔敖將乘轅一齊改爲北嚮進至管城以待魯師不知
勝負如何再看下回分解

第五十四回

荀林父縱屬亡師

孟侏儒托優悟主

只看楚莊伐鄭之役便知必霸夫因人之不從而加討來服而
舍之不因其城陷而遽入恩威并著烏得不霸至魯人以六百
乘之兵而敗于副將之不用命則又天之所以成楚也

行軍之權全在上帥凡有撓令即按軍法蓋戰者國之存亡眾
之死生所繫而其機宜介在呼吸稍一違錯必致敗亡晉人救
鄭之役兵車六百乘三軍齊出六師并建任大責重無逾于此
楚莊親在軍中謀臣勇將無不畢萃是何等強敵兩國修盟和
好而退最是上策即使欲戰亦必定謀設備以圖萬全荀林父
爲中軍主將茫無措置軍無紀律以致將士譁呶先穀違命趙
同助之按軍法論即當斬首即或不然亦宜且加囚繫再議拒
敵何得倉皇失措人自爲謀進不成進退不成退喪師辱國罪
何可辭當時若無士會之預備設伏晉軍之存者有幾乎
孫叔敖爲相多年身死未以其子乃負薪以食其廉潔不言自
見但楚莊亦賢主也乃不知恤賢相之後人令其困苦至此何
也當時若無優孟之言則叔敖之子必將以負薪終其身矣可

嘆

話說晉景公即位三年間**楚**王親自伐**鄭**謀欲救之乃拜荀林父為

中軍元帥先穀副之士會為上軍元帥卻克副之代趙趙朔為下軍

元帥變書之子趙括趙嬰齊為中軍大夫鞏朔韓穿韓厥之族為上

軍大夫荀首荀營趙同為下軍大夫韓厥為司馬更有步將魏錡魏

子趙旗趙穿荀營荀首逢伯鮑癸等數十員可見是起兵車共六百

乘以夏六月自絳州進發到黃河口前哨探得**鄭**城被圍困待救

不至已出降于**楚**兵亦將北歸矣荀林父召諸將商議行止士會

曰救之不及戰**楚**無名不如班師以俟再舉林父善之遂命諸將班

師中軍一員上將挺身出曰不可不可**晉**能伯諸侯者以其能扶傾

救難故也今**鄭**待救不至不得已而降**楚**我若挫**楚****鄭**必歸**晉**今棄

鄭而逃**楚**小國何恃之有**晉**不復能伯諸侯矣此語却元帥必欲班

師小將情願自率本部前進此句便荀林父視之乃中軍副將先穀

字彘子林父曰**楚**王親在軍中兵強將廣汝偏師獨濟如以肉投饑

虎何益于事不責其不遵軍令只說先穀咆哮大叫曰我若不往使

人謂堂堂**晉**國沒一箇敢戰之人豈不可耻此行雖死于陣前猶不

失志氣說罷竟出營門遇趙同趙括兄弟告以元帥畏**楚**班師我將

獨濟同括曰大丈夫正當如此我弟兄願率本部相從三人不秉將

令引兵濟河一同三箇荀首不見了趙同軍士報道已隨先將軍去

迎**楚**軍矣荀首大驚告于司馬韓厥韓厥特造中軍來見荀林父曰

元帥不聞彘子之濟河乎如遇**楚**師必敗子總中軍而彘子喪師咎

專存子將若之何林父悚然問計韓厥曰事已至此不如三軍俱進

如其捷子有功矣萬一不捷六人均分其責不猶愈于專罪乎無有

乃圖僥倖于萬一林父下拜曰子言是也遂傳令三軍並濟立營于

成個什麼元帥

敖鄩二山之間

仗鐵臨戎制關外雖而命所不愛况其屬乎既無勝敵之策而反徇偏將之意而濟師元帥之職安在

二山在勞陽縣西北

先穀喜曰固知元帥不能違吾之言也話分兩頭且說

襄公探知晉兵眾盛恐一旦戰勝將討鄭從楚之罪乃集羣臣計議

大夫皇戌進曰臣請為君使于晉軍勸之戰楚晉勝則從晉楚勝則

從楚擇強而事何患焉鄭伯善其謀遂使皇戌往晉軍中致鄭伯之

命曰寡君待上國之救如望時雨以社稷之將危偷安于楚聊以救

亡非敢背晉也楚師勝鄭而驕且久出疲敝晉若擊之敝邑願為後

繼先穀曰敗楚服鄭在此一舉矣樂書曰鄭人反覆其言未可信也

趙同趙括曰屬國助戰此機不可失彘子之言是也遂不繇林父之

命同先穀竟與皇戌定戰楚之約第二回又是他三個不由將令誰知襄公又別

遣使往楚軍中亦勸楚王共晉交戰是關邊挑門坐觀成敗的意思

孫叔敖慮晉兵之盛言于楚王曰晉人無決戰之意不如請成請而

不獲然後交兵則曲在晉矣叔敖主意只是不戰最是老到莊王以為然使蔡鳩居

往晉請罷戰修和荀林父喜曰此兩國之福也先穀對蔡鳩居罵曰

汝奪我屬國又以和局緩我便是我元帥肯和我先穀決不肯務要

殺得你片甲不回方見我先穀手段快去報與楚君教他早早快走

饒他性命不必論其勝敗只看這成個什麼規矩蔡鳩居被罵一場抱頭而竄將出營

門又遇趙同趙括兄弟以劍指之曰汝若再來先教你喫我一劍鳩

居出了營又遇晉將趙旗彎弓向之說道你是我箭頭之肉少不

得早晚擒到煩你傳話只教你蠻王仔細第三回又添出個趙旗來這等一般人只是小孩子胡鬧耳鳩居回轉本寨奏知莊王莊王大怒問眾將誰人

敢去挑戰大將樂伯應聲而出曰臣願往樂伯單車乘許伯為御攝

叔為車右許伯驅車如風逕逼晉壘樂伯故意代御執轡使許伯下

車飾馬正執素馬以示閒暇有遊兵十餘人過之樂伯不慌不忙一

箭發去射倒一人擗叔跳下車又隻手生擒一人飛身上車餘兵發聲喊都走許伯仍為御望本營而馳晉軍知楚將挑戰殺人分為三路追趕將來鮑葵居中左有逢蓋右有逢蓋及是三個不奉將令的

樂伯大喝曰吾左射馬右射人射錯了就算我輸乃將雕弓挽滿左一箭右一箭忙忙射去有分有寸不差一些左邊連射倒三四匹馬

馬倒車遂不能行動右邊逢蓋面門亦中一箭軍士被箭傷者甚多左右二路追兵俱不能進只有鮑葵緊緊隨後看看趕著樂伯只存

下一箭了搭上弓靶欲射鮑葵想道我這箭若不中必遭來將之手正轉念間車馳馬驟之際趕出一頭麋鹿六來在樂伯面前經過樂伯

心下轉變一箭望麋射去剛剛的直貫麋心乃使備叔下車取麋以獻鮑葵曰願充從者之膳鮑葵見樂伯矢無虛發心中正在驚懼

出戰及汲水領可笑之甚因其獻麋遂假意嘆曰楚將有禮我不敢犯也麋左右

迴車樂伯徐行而返有詩為證

單車挑戰驍英雄

車似雷轟馬似龍

神箭將軍誰不怕

追軍縮首去如風

晉將魏錡知鮑葵放走了樂伯心中大怒曰楚來挑戰晉國獨無一人敢出軍前恐被楚人所笑也小將亦願以單車探楚之強弱又添

個魏錡來趙旃曰小將願同魏將軍走遭林父曰楚來求和然後挑好熱鬧戰子若至楚軍也將和議開談方是答禮林父全無主意只是憑人起落怪不得人都不奉將

令魏錡答曰小將便去講和趙旃先送魏錡登車謂魏錡曰將軍報鳩居之使我報樂伯各任其事可也却說上軍元帥士會聞趙魏二

將討差往楚慌忙來見荀林父欲止其行比到中軍二將已去矣士會私謂林父曰魏錡趙旃自恃先世之功不得重用每懷怨望之心

况血氣方剛不知進退此行必觸楚怒倘楚兵猝然乘我何以禦之

時副將卻克亦來言**楚**意難測不可不備先穀大叫曰且晚厮殺何以備為

兵曰戰危無刻不當有備豈且晚厮殺便不當備乎可笑荀林父不能決士會退謂卻克曰荀伯

林父字伯未偶耳罵得是我等宜自為計乃使卻克約會上軍大夫

鞏朔韓穿各率本部兵分作三處伏于敖山之前中軍大夫趙嬰齊亦慮

晉師之敗預遣人具舟于黃河之口話分兩頭再說魏錡一心忌荀林父為將欲敗其名在林父面前只說請和到

楚軍中竟自請戰而還

楚將潘黨潘庭之子知祭鳩居出使**晉**營受了**晉**將辱罵今日魏錡

到此正好報仇忙趨入中軍魏錡已自出營去了乃策馬追之魏錡行及太澤見追將甚緊方欲對敵忽見澤中有麋六頭因想起

楚將戰糜之事彎起弓來也射倒一麋使御者獻于潘黨曰前欲樂將軍賜鮮敬以相報潘黨問曰彼欲我描舊樣耳我若追之顯得我

楚人無禮亦命御者迴車而返魏錡還營詭說**楚**王不准講和定要交鋒決一勝負荀林父問趙旃何在魏錡曰我先行彼在後未曾相值

林父曰**楚**既不准和趙將軍必然吃虧乃使荀瑩率輓車二十乘步卒千五百人往迎趙旃却說趙旃夜至

楚軍布席于軍門之外車中取酒坐而飲之命隨從二十餘人效

楚語四下巡綽得其軍號混入營中有兵士覺其偽盤詰之其人拔刀傷兵士營中亂嚷起來舉火

搜賊被獲二十餘人其餘逃出現趙旃尚安坐席上扶之起登車負御人已沒于

楚軍矣這等挑敵甚是不濟天色漸明趙旃親自執轡鞭馬馬賊不能馳

楚莊王聞營中有賊遁去自駕戎輅引兵追趕其行甚速趙旃恐為所及棄其車逃入萬松林內為

楚將屈蕩所見亦下車逐之趙旃將甲裳掛于小小松樹之上輕身走脫屈蕩取甲裳并車馬以獻莊王方欲回轅望見單車風馳而至視之乃潘黨也黨指北向車

塵謂**楚**王曰**晉**師大至矣這車塵却是荀林父所遣輓車迎接趙旃

者潘黨遠遠望見悞認以為大軍未免輕事重報嚇得莊王面如土

色可見楚人原亦畏晉忽聽得南方鼓角喧天為首一員大臣領着一隊車馬

飛到這員大臣是誰乃是令尹孫叔敖莊王心下稍安問相國何以

知晉軍之至而來救寡人孫叔敖對曰臣不知也但恐君王輕進悞

人晉軍臣先來救駕隨後三軍俱至矣莊王北向再看時見塵頭不

高曰非大軍也孫叔敖對曰兵法有云寧可我迫人莫使人迫我諸

將既已到齊吾王可傳令只顧殺向前去若挫其中軍餘二軍皆不

能存札矣莊王果然傳令使公子嬰齊同副將祭鳩居以左軍攻晉

上軍公子側同副將王尹齊以右軍攻晉下軍自引中軍兩廣之眾

直搗荀林父大營莊王親自援桴擊鼓眾軍一齊搗鼓鼓聲如雷車

馳馬驟步卒隨着車馬飛遶前行晉軍全沒準備到此時還沒準備好笑極矣荀

林父聞鼓聲纔欲探聽聽見鼓聲方纔探聽只如兒戲豈是行兵晉軍彌山遍野已布滿

于營外真是出其不意了林父倉忙無計傳令并力混戰以這四守便算元帥

兵人人耀武個個揚威分明似海嘯山崩天摧地塌晉兵如入

夢乍回大醉方醒還不知東西南北沒心人遇有心人怎生對敵得

過一時漁奔鳥散被晉兵砍瓜切菜亂殺一回殺得四分五裂七零八

碎荀營乘着輶車迎不着趙旃却撞着晉將熊負羈兩下交鋒

兵大至寡不敵眾步卒奔散荀營所乘左驂中箭先倒遂為熊負羈

所擒再說晉將逢伯引其二子逢寧逢益共載一小車正在逃奔恰

好趙旃脫身走到兩趾俱裂看見前面有乘車者大叫軍中何人望

乞挈帶逢伯認得是趙旃聲音分付二子速速馳去勿得反顧二子

不解其父之意回頭看之又是兩個小趙旃即呼曰逢君可載我二

子謂父曰趙旃在後相呼逢伯大怒曰汝既見趙旃合當讓載也叱

二子下車以轡授趙旃使登車同載而去逢寧逢益失車遂死于亂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車之下荀林父同韓厥從後營登車引着敗殘軍卒取路山右沿河而走棄下車馬器仗無算先穀自後趕上額中一箭鮮血淋漓扯戰袍裏之林父指曰敢戰者亦如是乎這時侯且說此語林父殺材行至河口趙括

亦到訴稱其兄趙嬰齊私下預備船隻先自濟河不通我每得知是何道理林父曰死生之際何暇相聞也趙括恨恨不已自此與嬰齊有隙林父曰我兵不能復戰矣目前之計濟河為急乃命先穀往河

下招集船隻那船俱四散安泊一時不能取齊正擾攘之際沿河無數人馬紛紛來到林父視之乃是下軍正副將趙朔樂書被趙將公于側襲敗驅率殘兵亦取此路而來兩軍一齊在岸那一個不要渡

河的船數一發少了南向一望塵頭又起林父恐趙兵乘勝窮追乃擊鼓出令曰先濟河者有賞這一分明是殺人爭殺兩軍奪舟自相爭殺及至船上人滿了後來者攀附不絕連船覆水又壞了三十餘荀林父大為作業此

荀氏所以無後于晉也先穀在舟中喝令軍士但有攀舷扯漿的用刀亂砍其手各船俱效之手指跳落舟中如飛花片片數掬不盡皆投河中岸

上哭聲震響山谷俱應天昏地慘日色無光史臣有詩云

舟翻巨浪連帆倒

人逐洪波帶血流

可憐數萬山西卒

半喪黃河作水囚

後面塵頭又起乃是荀首趙同魏錡逢伯鮑癸一班敗將陸續逃至

荀首已登舟不見其子荀瑩使人於岸呼之有小軍看見荀瑩被趙所獲報知荀首荀首曰吾子既失吾不可以空返乃重復上岸整車欲行荀林父阻之曰瑩已陷趙往亦無益荀首曰得他人之子猶可

換回吾子也魏錡數與荀瑩相厚亦願同行荀首甚喜聚起荀氏家兵尚有數百人更兼他平昔恤民愛士大得軍心故下軍之眾在岸者無不樂從即已在舟中者聞說下軍荀大夫欲入趙軍尋小將軍

亦皆上岸相從願効死力此時一股銳氣比着全軍初下寨時反覺

強旺

所以行兵全在作氣

荀首在晉亦算是數一數二的射手多帶長箭撞入

軍遇着老將連尹襄老正在掠取遺車棄仗不意晉兵猝至不作

整備被荀首一箭射去恰穿其頰倒于車上公子穀臣看見襄老中

箭馳車來救魏錡就迎住斃殺荀首從旁覷定又復一箭中其右腕

穀臣負痛拔箭被魏錡乘勢將穀臣活捉過來并載襄老之屍荀首

曰有此二物可以贖吾子女楚師強甚不可當也乃策馬急馳比及

軍知覺欲追之已無及矣且說公子嬰齊來攻上軍士會預料有

事探信最早先已結陣且戰且走嬰齊追及敖山之下忽聞砲聲大

震一軍殺出當頭一員大將在車中高叫鞏朔在此等候多時矣嬰

齊到吃了一驚鞏朔接住嬰齊斃殺約鬪二十餘合不敢戀戰保着

士會徐徐而走嬰齊不捨再復追來前面砲聲又起韓穿起兵來到

偏將蔡鳩居出車迎敵方欲交鋒山回裏砲聲又震旗旛如雲大將

卻引兵又至嬰齊見埋伏甚眾恐墮晉計鳴金退師士會點查將

士並不曾傷折一個人遂依敖山之險結成七個小寨連絡如七星

楚不敢直逼到楚兵盡退方纔整旛而還此是後話再說荀首兵轉

河口林父大將尚未濟盡心甚驚惶却喜得趙嬰齊渡過北岸打發

空船南來接應時天已昏黑楚軍已至邲城地在鄭州城東六里伍參請速追

晉師莊王曰楚自城濮失利貽羞社稷此一戰可雪前耻矣晉國終

當講和何必多殺乃下令安營楚莊王晉軍乘夜濟河紛紛擾擾直亂

到天明方止史臣論荀林父知不能料敵才不能御將不進不退以

至此敗遂使中原伯氣盡歸于楚豈不傷哉有詩云

閩外元戎無地天如何裨將敢撓權
舟中掬指真堪痛總渡黃河也颯然

襄公知**楚**師得勝親自至邲城勞軍迎**楚**王至于衡雍僭居王宮大設筵席慶賀潘黨請收**晉**屍築為京觀以彰武功于萬世莊王曰

晉非有罪可討寡人幸而勝之何武功之足稱耶楚莊不追晉軍不築京觀皆是見識

濶大處所以伯主定非尋常可及命軍士隨在掩埋遺骨為文祭祀河神奏凱而還

論功行賞嘉伍參之謀用為大夫伍舉伍奢伍尚伍員即其後也令

尹孫叔敖嘆曰勝**晉**大功出自嬖人吾當愧死矣滅敗論事功欲已出庸人之見也叔

敖賢者亦不免耶遂鬱鬱成疾話分兩頭却說荀林父引敗兵還見景公景

公欲斬林父羣臣力保曰林父先朝大臣雖有喪帥之罪皆是先穀

故違軍令所以致敗主公但斬先穀以戒將來足矣昔**楚**殺于玉而

文公喜**秦**留孟明而襄公懼望主公赦林父之罪使後效景公從

其言遂斬先穀復林父原職命六卿治兵練將為異日報仇之舉此

周定王十年事也定王十二年春三月**楚**令尹孫叔敖病篤其子

孫安曰吾有遺表一道死後為我達于**楚**王**晉**王若封汝官爵汝不

可受汝碌碌庸才非經濟之具不可濫廁冠裳也叔敖賢者而生庸材之子以致後嗣

不曰天道正是難測若封汝以大邑汝當固辭辭之不得則可以寢丘地為請

此地瘠薄非人所欲庶幾可延後世之祿耳言畢遂卒孫安取遺表

呈上**楚**莊王啟而讀之表曰

臣以罪廢之餘蒙君王拔之相位數年以來愧乏大功有負重任

今賴君王之靈獲死牖下臣之幸矣臣止一子不肖不足以玷冠

裳臣之從子遠憑頗有才能可任一職晉號世伯雖偶敗績不可

輕視民苦戰鬪已久惟息兵安民為上人之將死其言也善願王

察之

莊王讀罷嘆曰孫叔死不忘國寡人無福天奪我良臣也即命駕往

視其殮撫棺痛哭從行者莫不垂淚次日以公子嬰齊為令尹召遠

視其殮撫棺痛哭從行者莫不垂淚次日以公子嬰齊為令尹召遠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三 九

憑為箴尹是為遠氏莊王欲以孫安為工正安守遺命力辭不拜一端却可

稱賢子退耕于野莊王所寵優人孟侏儒謂之優孟身不滿五尺

平日以滑稽調笑取權左右一日出郊見孫安砍下柴薪自負而歸

優孟迎而問曰公子何自勞苦負薪孫安曰父為相數年一錢不入

私門死後家無餘財吾安得不負薪乎優孟嘆曰公子勉之王行且

召子矣乃製孫叔敖衣冠劍履一具并習其生前言動摹擬三日無

一不肖宛如叔敖之再生也值莊王宴于宮中召羣優而戲優孟先

使他優扮為楚王為思慕叔敖之狀自己扮叔敖登場楚王一見大

驚曰孫叔無恙乎寡人思卿至切可仍來輔相寡人也優孟對曰臣

非真叔敖偶似之耳楚王曰寡人思叔敖不得見見似叔敖者亦足

少慰寡人之思卿勿辭可即就相位優孟對曰王過用臣於臣甚願

但家有老妻頗能通達世情容歸與老妻商議方敢奉召乃下場復

上曰臣適與老妻議之老妻勸臣勿就楚王問曰何故 對曰老

妻有村歌勸臣臣請歌之遂歌曰 貪吏不可為而可為廉吏可為而不可為貪吏不可為者污且卑

而可為者子孫乘堅而策肥廉吏可為者高且潔而不可為者子

孫衣單而食缺君不見楚之令尹孫叔敖生前私殖無分毫一朝

身沒家凌替子孫丐食棲蓬蒿勸君勿學孫叔敖君王不念前功

勞 莊王在席上見優孟問答宛似叔敖心中已是淒然及聞優孟歌畢

不覺潛然淚下曰孫叔之功寡人不敢忘也即命優孟往召孫安孫

安敝衣草屨而至拜見莊王莊王曰子窮困至此乎 優孟從旁答曰不窮困不見前

令尹之賢莊王曰孫安不願就職當封以萬家之邑安固辭莊王曰

令尹之賢莊王曰孫安不願就職當封以萬家之邑安固辭莊王曰

寡人主意已定卿不可卻孫安奏曰君王倘念先臣尺寸之勞給臣衣食願得封寢丘臣願足矣莊王曰寢丘瘠惡之士卿何利焉孫安曰先臣有遺命非此不敢受也莊王乃從之後人以寢丘非善道無人爭奪遂為孫氏世守此乃孫叔敖先見之明史臣有詩單道優孟之事詩曰

清官違計子孫貧

身死褒崇賴主君

不是侏儒能諷諫

莊王安肯念先臣

却說臣荀林父聞孫叔敖新故知楚兵不能驟以乃請師伐鄭大掠鄭郊揚兵而還諸將請遂圍鄭林父曰圍之未可遽克萬一楚救忽至是求敵也姑使鄭人懼而自謀耳鄭襄公果大懼遣使謀之於且以其弟公子張換公子去疾還鄭共理國事莊王曰鄭苟有信豈在贊乎乃悉遣之因大集羣臣計議不知所議何事且看下回

第五十五回

華元登床劫子反

老人結草亢杜回

楚莊即欲弑宋楚國大夫儘多何必定要使申無畏雖是君令臣遵無畏不敢自愛然驅其臣人於死地終亦未免有損君德宋人縱惡楚莊之無禮不容其使臣之過便已足矣竟取殺之快一時之忿而挑強鄰之怒貽亡國之憂華元殊是孟浪

宋力之不及楚遠甚乃敢于怒楚者恃有晉人之救耳豈知竟不能得其力而幾至于亡可見借力于人者多有蹉跌也

宋力微弱受困之深乃至易子而食析骸而炊可謂狼狽極矣而民不怨咨國無叛者則宋之君臣平日所以治國必有深愛中于人心也人心不離則雖微而不至于亡滅為人上者其亦

念之哉

華元孤身而入楚軍登床而刎子反可謂險極然能預得其左右姓名及差宿備細不特可謂能軍亦先站得穩實所以不致儻爭竟有成功可見做極險事亦須先有極穩之着蓋自己不極穩則斷不能入險也

兩軍對壘正在危急之時華元得提七首直入中軍登主帥之床竟無一人覺者雖是華元之能而楚軍亦懈弛疎怠極矣倘或晉宋分兵夜襲楚軍能保無事乎則楚之得宋亦是僥倖用人殉葬本不合理生時所愛死乃殺之尤爲矛盾人亦何樂而爲所愛也哉魏顛或有見于此其治命亂命之說殆托詞以解說于人耳事君事親皆當以理爲斷不應以順命爲忠孝也魏顛之嫁祖姬亦自行其理之所順與心之所安耳而遂獲其

厚報雖君子之爲善本非望報然亦可以見天道人心之所福福焉

杜回勇而無謀豈可獨將秦人不遣謀臣副之恃一勇夫安得不敗雖是老人欲報魏顛之恩畢竟不能不歸咎于秦王

話說羣臣大集羣臣計議却晉之事公子側進曰楚所善無如齊

而事晉之堅無過于宋若我興師伐宋晉方救宋不暇敢與我爭鄭

乎莊王曰子策雖善然未有隙也自先君敗宋于泓傷其君肱宋能

忍之及厥貉之會宋君親受服役其後昭公見弑子鮑嗣立今十八

年矣伐之當用何名公子嬰齊對曰是不難齊君屢次來聘尙未一

答今宜遣使報聘于齊竟自過宋令勿假道且以探之若彼不較是

懼我先君之會盟必不拒矣如以無禮之故辱我使臣只計其辱不計其殺亦是

夫我借此爲辭何患無名哉莊王曰何人可使嬰齊對曰申無畏曾

從厥貉之會此人可使也當時從厥貉之會者豈無他人我疑嬰齊與無畏有隙莊王乃命無

畏如齊修聘無畏奏曰聘齊必經宋國須有假道文書送驗方可過

關莊王曰汝畏阻絕使臣耶只算阻絕不料其殺只是狂大無畏答曰向者厥貉之

會諸君田于孟諸宋君違合臣執其僕而戮之宋恨臣必深此行若

無假道文書必然殺臣平生不作繆眉事世上應無切齒人是最妙語莊王曰文書上與汝

改名曰申舟不用無畏舊名可矣無畏猶不肯行曰名可改面不可

改莊王怒曰若殺子我當興兵破滅其國為子報仇莊王只是忒大謂宋必不敢殺

之故以此語觀無畏之行耳不然即彼滅其國亦何益于死者乎無畏乃不敢復辭明日率其子申

犀謁見莊王曰臣以死殉國分也但願王善視此子莊王曰此寡人

之事子勿多慮申舟領了出使禮物拜辭出城子犀送至郊外申舟

分付曰汝父此行必死于宋蓋亦自知前日之事微言過分也汝必請于君王為我

報仇切記吾言父子灑淚而別不一日行至睢陽關亭知是楚國史

臣要索假道文驗申舟答言奉楚王之命但有聘齊文書却沒有假

道文書關吏遂將申舟留住飛報宋文公時宋華元為政奏于文公

曰楚無世仇也今遣使公然過宋不循假道之禮欺我甚矣請殺之

公曰殺使楚必代我奈何華元對曰欺我之耻甚于受伐况欺

我勢必伐我均之受伐且雪吾耻均之受伐而不殺其使則其怒不深華元此語殊錯乃使人

執申舟至宋廷華元一見認得就是申無畏怒上加怒責之曰汝曾

戮我先公之僕今改名欲逃死耶申舟自知必死大罵宋鮑汝奸祖

母弑嫡姪幸免天誅又妄殺大國之使楚兵一到汝君臣為齏粉矣

華元命先割其舌而後殺之將聘齊的文書禮物焚棄于郊外從人

棄車而遁回報莊王莊王方進午膳聞申舟見殺投箸于席奮袂而

起即此可見先之使之斷不料其見殺也即使司馬公子側為大將申叔時副之時申尚未立刻整車親自伐宋使申犀為軍正從征按申舟以夏四月被

殺**楚**兵以秋九月即造**宋**境可謂速之至矣潛淵有詩云

明知欺宋必遭屯 君命如瓦敢惜身

投快興師風雨至 華元應悔殺行人

楚兵將睢陽城圍困造樓車高與城等四面攻城華元率兵民巡守

一面遣大夫樂嬰奔**晉**告急**晉**景公欲發兵救之謀臣伯宗孫伯糾子

諫曰林父以六百乘而敗于邲城此天助**楚**也往救未必有功景公

曰當今惟**宋**與**晉**親若不救則失**宋**矣伯宗曰**楚**距**宋**二千里之遙

糧運不繼必不能久今遣一使往**宋**只說**晉**已起大軍來救諭使堅

守不過數月**楚**師將去是我無敵**楚**之勞而有救**宋**之功也不顧道

利害已非賢者之言况利害亦料不着伯宗之智殊無足取景公然其言問誰能與我使**宋**國者

大夫解揚請行景公曰非子虎解揚不勝此任也解揚微服行及**宋**

郊被**楚**之遊兵盤詰獲住獻于莊王莊王認得是**晉**將解揚問曰汝

來何事解揚曰奉**晉**侯之命來諭**宋**國堅守待救**楚**王曰原來是

晉使臣爾前者北林之役汝為我將為賈所擒寡人不殺放汝回國

今番又來自投羅網有何理說解揚曰**晉****楚**仇敵見殺分也又何說

乎莊王搜得身邊文書看畢謂曰**宋**城破在旦夕矣汝能反書中之

言說汝國中有事急切不能相救恐誤你國之事特遣我口傳相報

如此則**宋**人絕望必然出降省得兩國人民屠戮之慘事成之日當

封你為縣公留住**楚**國解揚低頭不應莊王曰不然當斬汝矣解揚

本欲不從恐身死于**楚**軍無人達**晉**君之命乃佯許曰諾大有權變

莊王升解揚于樓車之上使人從旁促之揚遂呼**宋**人曰我**晉**國使

臣解揚也被**楚**軍所獲使我誘汝出降汝切不可我主公親率大軍

來救不久必至矣莊王聞其言命速牽下樓車責之曰爾既許寡人

而又背之爾自無信非寡人之過也叱左右斬訖報來解揚全無懼

而

色徐聲答曰臣未常無信也臣若全信于**楚**必然失信于**晉**假使

有臣而背其王之言以取賂于外國君以為信乎不信乎臣請就誅

以明**楚**國之信在外不在內莊王嘆曰忠臣不懼死子之謂矣縱之

使歸解揚之言又有理又好聽固有免禍之具而楚莊**宋**華元因解

揚之告繕守益堅公子側使軍士築土堙音于外如敵樓之狀親自

居之以闔城內一舉一動皆知華元亦於城內築土堙以向之自秋

九月圍起至明年之夏五月彼此相拒九個月頭雖陽城中糧草俱

盡人多餓死華元但以忠義激勸其下百姓感泣甚至易子為食不忍

自食其子易而食之拾骸骨為羹全無變志必是平日治國得道若只莊王沒

奈何了軍吏稟道營中只有七日之糧矣莊王曰吾不意**宋**國難下

如此乃親自登車閱視**宋**城見守陴音城音軍士甚是嚴整嘆了一

口氣即召公子側議班師音岸哭拜于馬前曰臣父以死奉王之命

王乃失信于臣父乎王面有慙色可見立言之難申叔時時為莊

王執轡在車乃獻計曰**宋**之不降度我不能入耳若使軍士築室耕

田示以長久之計**宋**必懼矣莊王曰此計甚善乃下令軍士沿城一

帶起建營房即折城外民居及砍伐樹木為之每軍十名留五名攻

城五名耕種十日一更番軍士互相傳說華元聞之謂**宋**文公曰

王無去志矣**晉**救不至奈何臣請入**宋**營百見子反公子劫之以和

或可僥倖成事也想到此計可謂最下之**宋**文公曰社稷存亡在此

一行小心在意華元探知公子側在土堙敵樓上住宿預得其左右

姓名及奉差守宿備細全虧如此不然捱至夜分扮作謁者模樣悄

地從城上縋下直到土堙邊遇巡軍擊柝而來華元問曰主帥在上

乎巡軍曰在又問曰已睡乎巡軍曰連日辛苦今夜大王賜酒一罇

飲之已就枕矣華元走上土堙守堙軍士阻之華元曰我謁者庸僚

也大王有緊要機密事分付主帥因適纔賜酒恐其醉臥特遣我來

當面叮嚀立等回復軍士認以為真讓華元登壇無人可傳報之事

防範頗疎人埋上燈燭倘明公子側和衣睡倒華元逕上其床輕輕

的以手推之公子側醒來要轉動時兩袖被華元坐住了急問汝是

何人華元低聲答曰元帥勿驚吾乃宋國右師華元也以這一句便

小不奉主公之命特地夜至求和元帥若見從當世從盟好若還不允

元與元帥之命俱盡于今夜矣言畢左手按住臥席右手于袖中掣

出雪白一柄七首燈光之下晃上兩晃危哉公子側慌忙答曰有事

大家商量不須粗鹵華元收了七首謝曰死罪勿怪情勢已急不得

從容也公子側曰子國中如何光景華元曰易子而食拾骨而爨這

業都是伯已十分狼狽矣公子側驚曰之困做一至此乎吾聞軍

宗做的事虛者實之實者虛之子奈何以實情告我華元曰君子矜人之危

小人利人之危元帥乃君子非小人元是以不敢匿情雖是奉承

子側曰然則何以不降華元曰國有已困之形人有不困之志君民

効死與城俱碎豈肯為城下之盟哉仍不失銳氣華元可謂能言倘蒙矜厄之仁

退師三十里寡君願以國從誓無二志公子側曰我不相欺軍中亦

止有七日之糧矣若過七日城不下亦將班師築室耕田之令聊以

相恐耳此心見識真明日我當奏知王退軍一舍爾君臣亦不可

失信華元曰元情願以身為質與元帥共立誓詞各無反悔二人設

誓已畢公子側遂與華元結為弟兄將令箭一枝付與華元分付速

行華元有了令箭公然行走直到城下口中一箇暗號城上便放下

堯子將華元吊上城埋去了華元連夜回復公歡歡喜喜專等明

日退軍消息次早天明公子側將夜來華元所言告于莊王言臣之

一命幾喪于七首幸華元仁心將國情實告于我哀懇退師臣已許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二

之乞我王降旨莊王曰困憊如此寡人當取此而歸公子側頓首
曰我軍止有七日之糧臣已告之矣莊王勃然怒曰子何為以實情
輸敵公十側對曰區區弱國尙有不欺人之臣豈堂堂大國而反無
之臣故不敢隱諱莊王顏色頓霽曰司馬之言是也即降旨退軍屯
于三十里之外楚莊伯氣可愛不然申犀見軍令已出不敢復阻捶
胸大哭莊王使人安慰之曰子勿悲終當成汝之孝軍安營已定
華元先到楚軍致宋公之命請受盟約公子側隨華元入城與宋文
公歃血為誓宋公遣華元送申舟之棺于營即留身為質莊王班
師歸厚葬申舟舉朝皆往送葬畢使申犀嗣為大夫雖是如此
何益華元在楚因公子結交公子嬰齊與齊相善一日聚會
之間論及時事公子嬰齊嘆曰今國分爭日尋干戈天下何時得
太平耶華元曰觀之互為雌雄不相上下誠得一人合二

國之成各朝其屬息兵修好生民免于塗炭誠為世道之大幸此

可見華元素日為人嬰齊曰此事子能任之乎華元曰元與將樂

書相善向年聘時亦曾言及于此奈無人從中聯合耳明日嬰齊

以華元之言告于公子側側曰二國尙未厭兵此事殆未可輕議也

何不試之試而不肯亦無華元留凡六年至周定王十八年文

公鮑卒子共公固立華元請歸奔喪始返國此是後話却景

公聞人圍經年不解謂伯宗曰宋之城守倦矣寡人不可失信

于當往救之飽漢不知餓漢正欲發兵忽報國有密書送到按

國乃亦狄別種即今潞安府隗姓子爵與國為鄰周平

王時潞君逐黎侯而有其地於是亦狄益強此時潞子名嬰兒娶景

景公之姊伯姬為夫人嬰兒微弱其國相鄆舒專權用事先時狐射

始奔在彼國他是國勳臣識多才廣鄆舒還怕他三分不敢放恣

自舅姑死後鄆舒益無忌憚欲**潞**子絕**晉**之好誣伯姬以罪逼其君使縊殺之嬰兒何不以死時告晉君又與**潞**子出獵郊外醉後君臣打彈為戲賭

彈飛弓鄆舒放彈誤傷**潞**子之目投弓于地笑曰彈得不准臣當罰酒一卮容此橫臣亦算奇事**潞**子不堪其虐力不能制遂寫密書送**晉**求**晉**起

兵來討鄆舒之罪既已縊殺其姊這事便有些碍手了謀臣伯宗進曰若戮鄆舒兼并

潞地因及旁國盡有狄土則西南之疆益拓而**晉**之兵戰益充此機不可失也景公亦怒**潞**子嬰兒不能庇其妻這却怪不得他乃命荀林父為

大將魏顛魏犇之子副之出車三百乘伐**潞**鄆舒率兵拒于曲梁廣平府永年縣戰敗奔**晉**穆公速力與**晉**睦囚鄆舒以獻于**晉**軍荀林父令縛

至降都殺之**晉**師長驅直入**潞**城**潞**子嬰兒迎于馬首林父數其誣殺伯姬之罪并執以歸托言曰**黎**人思其君久矣乃訪**黎**侯之裔割

五百家築城以居之名為復**黎**寔則滅**潞**也嬰兒痛其國亡自刎而死

潞人哀之為之立祠今**黎**城南十五里有**潞**祠山是也**晉**景公恐林父未能成功自率大軍屯于稷山在平陽府稷山縣林父先至稷山獻捷留

副將魏顛釐定赤步之地還至輔氏之澤忽見塵頭蔽日喊殺連天**晉**兵不知為誰前哨飛報**秦**國遣大將杜回起兵來到按**秦**康公薨

于**圃**匡王之四年子共公稻立因趙衰後崇起釐兵圍焦無功遂厚結**鄆**冀圖**晉**國共公立四年薨子桓公榮立此時乃**秦**桓公之

十一年聞**晉**伐鄆舒方欲起兵來救又聞**晉**已殺鄆舒執**潞**子遂遣杜回引兵來爭**潞**地那杜回是**秦**國有名的力士生得牙張銀鑿眼

突金睛拳領銅鎧面如鉄鉢虬鬚卷髮身長一丈有餘力舉千鈞慣使一柄開山大斧重一百二十斤本白翟今延安府人氏曾于青眉山在

用一日拳打五虎皆剝其皮以歸亦是奇人可惜後而死**秦**桓公聞其勇聘為車右將軍又以三百人破嵯峨山在三原縣賊寇萬餘威名大振遂為

秦國之

大將魏顥排開陣勢等待交鋒杜回却不用車馬手執大斧領著慣戰殺手三百人大踏步直冲入陣來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分明是天降下神殺一般圖兵從來未見此兇狠遮攔不住大敗一陣魏顥下令札住營壘且莫出戰杜回領着一隊刀斧手在營外跳躍叫罵一連三日魏顥不敢出應忽報本國有兵來到其將乃顥弟魏錡也錡曰主公恐赤狄之黨結連圖國生變特遣弟來幫助魏顥述圖將杜回如此恁般勇不可當正欲遣人請兵魏錡不信曰彼草寇何能為來曰弟當見陣管取勝之神未必神至明日杜回又來挑戰魏錡恁然欲出魏顥止之不聽當下領着新來甲士驅車直進圖兵却四方奔走魏錡分車逐之忽然呼哨一聲三百箇殺手復合為一都跟着杜回大刀濶斧下砍馬足上劈甲將北邊步卒隨車行轉輅車不便轉折被他左右前後覷便就砍魏錡大敗虧着魏顥引兵接應回營

去了是夜魏顥在營中悶坐左思右想沒有良策坐至三更困倦朦朧睡去耳邊似有人言青草坡三字醒來不解其義再睡仍復如前

既來托夢何必明言却只這般恍惚惚惚乃向魏錡言之魏錡曰輔氏憶終是鄉裏老兒做鬼也不爽利一笑

左右十里有個大坡名為青草坡或者圖兵合敗于此地也弟先引一軍往坡埋伏兄誘敵軍至此左右夾攻可以取勝魏錡自去行埋

伏之事魏顥傳令拔寨都起揚言且回圖城杜回果然來追魏顥略

躡數合回車就走漸漸引進青草坡來一聲砲響魏錡伏兵俱起魏顥復身轉來將杜回團團圍住兩下夾攻杜回全不畏懼輪着一百

二十斤的開山大斧橫劈豎劈當者輒死雖然眾殺手頗有傷損不

能取勝只算死殺便是呆貨二魏督率軍眾力戰杜回不退看看殺至青草坡

中間杜回忽然一步一跌如油靴踏着層冰立脚不住軍中發起喊

來魏顥舉眼看時遙見一老人布袍芒履似庄家之狀將青草一路

挽結以攀音杜回之足以結草緝人其是魏顥魏錡雙車碾到二戟

并舉把杜回搦倒在地活捉過來眾殺手見主將被擒四散逃走俱

為晉兵追而獲之三百人逃不得四五十人魏顥問杜回曰汝自逞

英雄何以見擒杜回曰吾雙足似有物攥住不能展動乃天絕我命

非力不及也非特老人亦有天助魏顥暗暗稱奇魏錡曰彼既有絕

力留於車中恐有他變魏顥曰吾意正慮及此卽時將杜回斬首此

死得可惜然亦解往稷山請功是夜魏顥始得安睡夢日間所見老

人前來致揖曰將軍知杜回所以獲乎是老漢結草以禦之所以顥

躡被獲耳只這老人在冥間若遇見杜回魂靈魏顥大驚曰素不識

叟面乃蒙相助何以奉酬老人曰我乃祖姬之父也爾用先人之治

命善嫁吾女老漢九泉之下感子活女之命特効微力助將軍成此

軍功將軍勉之後當世世榮顯子孫貴為王侯無忘吾言既呼其前思

又啟其後來好生惡殺之心老人亦大有陰德原來魏顥之父魏犖有一愛妾名曰祖姬犖

每出征必囑魏顥曰吾若戰死沙場汝當為我選擇良配以嫁此女

此語自是正理勿令失所吾死亦瞑目矣及魏犖病篤之時又囑顥曰此女

吾所愛也必用以殉吾葬使吾泉下有伴也言訖而卒魏顥營葬其

父並不用祖姬為殉魏錡曰不記父臨終之囑乎顥曰父平日分付

必嫁此女臨終乃昏亂之言孝子從治命不從亂命治命亂命只當就理上講不應

以昏亂為言葬事畢遂擇士人而嫁之有此陰德所以老人有結草之報

魏顥夢覺述于魏錡曰吾當時曲體親心不殺此女不意女父銜恩

地下如此魏錡嘆息不已髯仙有詩云

結草何人亢杜回 夢中明說報恩來

勸人廣作陰功事 理順心安福自該

秦國敗兵回到雍州知杜回戰死君臣喪氣晉景公嘉魏顥之功封

以令狐之地復鑄大鐘以紀其事備載年月後人因晉景公所鑄因
名曰景鐘晉景公復遣士會領兵攻滅赤狄餘種共滅三國曰田氏
曰留吁及留吁之屬國曰鐸辰自是赤狄之土盡歸于晉時晉國歲
飢盜賊蠡起荀林父訪國中之能察盜者不想安集窮民以靖盜源却急于察盜失本末之義
矣得一人乃卻氏之族名雍此人善于億逆嘗遊市井間忽指一人
為盜使人拘而審之果真盜也林父問何以知之卻雍曰吾察其眉
睫之間見市井之物有貪色見市井之人有愧色聞吾之至而有懼
色是以知之卻雍每日獲盜數十人市井悚懼而盜賊愈多不能清源截流
自是無益大夫羊舌職謂林父曰元帥任卻雍以獲盜也盜未盡獲而卻
雍之死期至矣林父驚問何故不知羊舌職說出甚話來且看下回
分解

第五十六回

蕭夫人登臺笑客

逢丑父易服免君

羊舌職之論弭盜真是高識名言乃正本清源之論也從古聖
賢之論止盜皆是如此益在上者下之標的上之好惡下之所
視以為趨避者也益托諸空言則下必不信故大學治國章說
所臧乎身不怨而能喻諸人者未之有也非特弭盜一切政刑
皆當以上之舉措為轉移古語云治在君心不在刑法豈不信
哉

將令出使固須有才然容貌亦要檢點益威儀文辭皆使臣之
所並重者今使耻秃跛跢于威儀已不莊重聚于一處尤為惹
笑之端故齊頃之使婦人笑容固為不敬而晉魯曹衛四君擇
使不精亦當分任其過

東周列國志 卷之十一
朝會聘享國之大事稍有不敬必招讖者之譏况國之盛衰人之生死于此卜之齊頃享四國之卿以爲戲又使婦人笑之無禮之極得脫于華泉未遭韓厥之手殊爲僥倖四國之卿不爲不眾形容人短而笑之取怨最深就中晉國最爲強大齊頃既知其怨怒不思謝過修好以益前愆反欲逞其兵力以求勝弗思甚矣得脫于華泉真是十分僥倖君臣上下之間所恃以維持而不亂者名與器耳且名器一假僭亂必生推而論之其過有不可勝言者故古人賞德則以爵賞功以祿乃聖君賢臣謀國之深心也繁縷曲聒其物雖微而爲名器則甚太子奚請之衛侯許之兩失之矣故孔子非之至後世以功與文字與人粟拜官之得失子另著有官賞論三篇具拙集中茲不敢贅

鞏之戰晉人并無成謀如城濮之戰楚也所以齊師之喪卻至解揚俱受重傷只是齊兵不如晉兵之強故至敗耳卻至此番其有天幸

逢丑父擠死代君固爲難得而卻克之不殺丑父則爲尤難蓋卻克之伐齊與別處之出師不同乃特爲己之洩忿而來者幾得齊侯而爲丑父之所易則其所不得逞于齊侯者必當先逞于丑父矣乃念其忠而不果殺是可稱賢豪者流也但韓厥之舉動大是迂濶似非臨戎之體然韓厥亦賢者其所以如此必然有故若是真獲齊侯正不知卻克作如何相待若因其爲鄰國之君而不敢加以無禮則此舉之謂何且將何以洩忿也若可以無禮加之則韓厥之舉動不大爲迂濶乎春秋中此等處亦多正令人難會耳

話說荀林父用郤雍治盜羊舌職度郤雍必不得其死林父請問其

說羊舌職對曰周諺有云察見淵魚者不祥智料隱匿者有殃察之料之

本自不妨但恃其能察能料而求盡則犯造物之忌矣特郤雍一人之察不可以盡羣盜而令

雄盜之力反可以制郤雍不死何為未及三日郤雍偶行郊外羣盜

數十人合而攻之割其頭以去荀林父憂憤成疾而死晉景公聞羊

舌職之言召而問曰子之料郤雍當矣然弭盜何策羊舌職對曰夫

以智禦智如用石厭草草必罅生以暴禁暴如用石擊石石必兩碎

這比喻却比得不甚切當胡弭盜之方在乎化其心術使知廉耻此語更與聖人無異非以

多獲為能也君如擇朝中之善人顯榮之於民上彼不善者將自化

何盜之足患哉景公又問曰當今晉之善人何者為最卿試舉之羊

舌職曰無如士會其為人言依于信行依于義和而不諂廉而不驕

直而不亢威而不猛二十四字是一君必用之及士會定赤狄而還

晉景公獻狄俘于周以士會之功秦聞周定王定王賜士會以黻冕

之服位為上卿遂代林父之任為中軍元帥且加大傅之職改封於

范今山東東昌府范縣是為范氏之始士會將緝盜科條盡行除削專以教化

勸民為善於是奸民皆逃奔秦只是逃奔秦國未為化格其心所以士會終不能入于聖賢之域

無一盜賊晉國大治景公復有圖伯之意謀臣伯宗進曰先君文公

始盟踐土列國景從襄公之世猶受盟新城未敢二也自令狐失信

始絕秦權及晉宋弒逆我不能討山東諸國遂輕晉而附楚最說得足蓋不

能討罪人便無所取材矣至救鄭無功救宋不果復失二國晉之宇下惟衛曹等

三四國耳夫齊魯天下之望君欲復盟主之業莫如親齊魯盍使

人行聘于二國以聯屬其情而伺楚之閒可以得志晉景公以為然

乃遣上軍元帥卻克卻克上軍副將因士會使魯及齊厚其禮幣却

說魯宣公以魯惠公定位之故奉事惟謹朝聘俱有常期至頃公無

野嗣立猶循舊規未曾缺禮郤克至魯修聘禮畢辭欲往魯宣公亦當聘魯之期乃使上卿季孫行父同郤克一齊起行方及魯郊只見魯上卿孫良夫魯大夫公子首也為聘魯來到四人相見各道來絲不期而會足見同志了四位大夫下了客館次日朝見各致主君之意禮畢頃公看見四位大夫容貌暗暗稱怪道大夫請暫歸公館卽容設饗相待四位大夫退出朝門頃公入宮見其母蕭太夫人忍笑不住太夫人乃蕭君之女嫁于魯惠公自惠公薨後蕭夫人曰夜悲泣頃公事母至孝每事求悅其意凡閭巷中有可笑之事亦必形容稱述博其一啟顏也據此看來齊頃是個孝子戰戰之役得免于擒或由此未可知也是日頃公乾笑不言其故蕭太夫人問曰外面有何樂事而歡笑如此頃公對曰外面別無樂事乃見一怪事耳今有魯齊衛曹四國各遣大夫來聘魯大夫郤克是個瞎子只有一隻眼光著看人魯大夫季孫行

父是箇禿了沒一根毛髮魯大夫孫良夫是箇跛子兩腳高低的魯公子首是箇疤背兩眼觀地吾想生人抱疾五形四體不全者有之但四人各占一病又同時至于吾國堂上聚著一般鬼怪豈不可笑蕭太夫人不信曰吾欲一觀之可乎頃公曰使臣至國公宴後例有私享來日兒命設席于後苑諸大夫赴宴必從崇臺之下經過母親登于臺上張帷而竊觀之有何難哉話中略過公宴不題單說私宴蕭太夫人已在崇臺之上了舊例使臣來到凡車馬僕從都是主國供應以暫息客人之意頃公主意專欲發其母之一笑即欲發母之笑亦儘有可商何乃以國家大典強國命卿爲戲乎無禮甚矣乃于國中密選跛者禿者跛者各一人使分御四位大夫之車郤克眇卽用眇者爲御行父禿卽用禿者爲御孫良夫跛卽用跛者爲御公子首疤卽用疤者爲御魯上卿國佐國歸父之子諫曰朝聘國之大事賓主主敬按以成禮不可戲也諫行是未

何不力爭而乃使其頃公不聽車中兩眇兩禿雙疣雙疲行過臺下
君得卒行之何也 頃公不聽車中兩眇兩禿雙疣雙疲行過臺下
蕭夫人啟帷望見不覺大笑左右侍女無不掩口笑聲直達于外卻
克初見御者眇目亦認為偶然不以為怪及聞臺上有婦女嬉笑之
聲心中大疑草草數盃即忙起身回至館舍使人詰問臺上何人乃
國母蕭太夫人也須臾魯衛齊三國使臣皆來告訴卻克言齊國故
意使執鞭之人戲弄我等以供婦人歡笑是何道理卻克曰我等好
意修聘反被其辱若不報此仇非丈夫也行父等三人齊聲曰大夫
若與師伐齊我等奏過寡君當傾國相助短者人之所護眇禿跛疣
四人之短也被人之形容
而使婦人笑卻克曰眾大夫果有同心便當歃血為盟伐齊之日有
不竭力共事者明神殛之四位大夫聚于一處竟夜商量直至天明
不辭齊侯竟自登車命御人星馳行還本國而去國佐嘆曰齊患自
此弗矣既知如此何不勸
其君謝過修好史官有詩云

上賓相見敬為先

殘疾何當配執鞭

臺上笑聲猶未寂

四郊已報起烽煙

是時魯卿東門仲遂叔孫得臣俱卒季孫行父為正卿執正當權自
聘齊被笑而歸誓欲報仇聞卻克請兵于齊侯因與太傅士會主意
不合故齊侯未許行父心下躁急乃奏知宣公使人往齊借兵值
莊王旅病薨世子審即位時年纔十歲是為共王史臣有言莊王讚
云

於赫莊王

幹父之蠱

始不飛鳴

終能張楚

樊姬內助

孫叔外輔

戮舒播義

蚘晉覲武

窺周圍宋

威聲如虎

蠢爾荆蠻

桓公為伍

共王方有新喪辭不出師行父正在憤懣之際有人自齊國來述

卻克曰夜言伐魯之有利不伐魯難以圖伯魯侯惑之士會知卻克不可回乃告老讓之以攻今卻克為中軍元帥主魯國之事不日與師報魯仇行父大喜乃使仲遂之子公孫歸父行聘于魯一來答魯克之禮二來訂伐魯之期魯宣公因仲遂得國故寵任歸父異于羣臣時魯孟孫叔孫季孫三家子孫眾盛宣公每以為憂知子孫必為三家所凌乃於歸父臨行之日握其手密囑之曰三桓日盛公室日卑子所知也公孫此行觀便與魯君臣密訴其情倘能借彼兵力為我逐去三家主意未嘗不是可惜不得其時耳情願歲輸幣帛以報魯德永不貳志卿小心在意不可洩漏歸父領命齋重賂至魯聞屠岸賈復以諛佞得寵于景公官拜司寇諛佞者得寵晉景便不能嗣伯乃納賂于岸賈告以主君欲逐三家之意岸賈為得罪趙氏立心結交樂魯二族往來甚密乃以歸父之言告于樂書書曰元帥方與季孫氏同仇謂仇齊恐此謀未必

協也吾試探之樂書乘間言于卻克克曰此人欲亂魯國不可聽之遂寫密書一封遣人星夜至魯飛殺季孫行父行父大怒曰當年弑殺公子惡及公子視皆是東門遂主謀我欲圖國家安靖隱忍其事為之庇護今其子乃欲見逐豈非養虎留患耶乃以卻克密書面致叔孫僑如看之僑如曰主公不視朝將一月矣言有疾病殆托詞也吾等同往問疾而造主公榻前請罪看他如何正不知老兒將欲如何可笑亦使人邀仲孫蔑辭曰君臣無對質是非之理大義蔑不敢往乃拉司寇臧孫許文仲之子同行三人行至宮門聞宣公病篤不及請見但致問候而返次日宣公報薨矣時周定王之十六年也季孫行父等擁立世子黑肱時年一十三歲是為成公成公年幼凡事皆決于季氏季孫行父集諸大夫于朝堂議曰君幼國弱非大明政刑不可當初殺適立庶專意媚魯致失魯好皆東門遂所為也仲遂有誤國大罪宜

追治之

好人欲快私意必借公事為名

諸大夫皆唯唯聽命行父遂使司寇臧孫許

逐東門氏之族公孫歸父自晉歸齊未及境知宣公已薨季氏方治

其先人之罪乃出奔于齊亦為與齊同仇族人俱從之後儒論仲遂躬行

弑逆援立宣公身死未幾子孫被逐作惡者亦何益哉晉仙有詩嘆

云

援宣富貴望千秋

誰料三桓作寇仇

楹折東門喬木萎

獨餘青簡惡名留

成公即位二年齊頃公聞魯與晉合謀伐齊一面遣使結好于

以為緩急之助一面整頓車徒躬先伐齊係平陰今兗州府平陰縣進兵

直至龍山今平陰縣北有龍山侯之嬖人盧蒲就魁輕進為北門軍上所獲

頃公使人登車呼城上人語之曰還我盧蒲將軍即當退師龍人不

信殺就魁磔其尸于城樓之上頃公大怒令三軍四面攻之二日夜

不息城破頃公將北城一角不論軍民盡皆殺死以洩就魁之恨

而擒將軍之福也而反以害其民則又禍之所伏矣正欲深入哨馬探得齊國大將孫良夫統

兵將入齊境頃公曰衛窺吾之虛來犯吾界今當反戈迎之乃留兵

戍龍邑班師而南行至新築衛地界口恰遇衛兵前隊副將石稷石稷石穰世

孫已到兩下各結營壘石稷詣中軍告于孫良夫曰吾受命侵齊乘

其虛也今齊師已歸其君親在不可輕敵不如退兵讓其歸路俟

魯合力並舉可以萬全自是量力之語孫良夫曰本欲報齊君一笑之仇今

仇人在前奈何避之遂不聽石稷之諫是夜率中軍往劫齊寨齊人

也慮齊軍來襲已有整備良夫殺入營門劫了空營方欲回車左有

國佐右有高固兩員大將圍裏將來齊侯自率大軍掩至齊頃亦有行兵之才

大叫疲夫且留下頭廬良夫死命相持沒抵當一頭處正在危急却

得齊相齊命向禽兩隊車馬前來接應救出良夫北奔齊軍大敗

侯招引二將從後追來衛將石稷之兵亦至迎著孫良夫叫道元帥只顧前行吾當斷後良夫引兵急走未及一里只見前面塵頭起處車聲如雷良夫嘆曰衛更有伏兵吾命休矣車馬看看近前一員將車中鞠躬言曰小將不知元帥交兵救援遲慢伏乞恕罪良夫問曰子何人也那員將答曰某乃守新築大夫仲叔于奚是也悉起本境之眾有百餘乘在此足以一戰元帥勿憂良夫方纔放心謂于奚曰石將軍在後子可助之仲叔于奚應聲麾車而去再說衛兵遇石稷斷後之兵正欲交戰見北路車塵蔽天探是仲叔于奚領兵來到衛頃公身在衛地恐兵力不繼遂鳴金收軍止掠取輕重而回石稷和于奚亦不追趕後與衛人勝齊歸國衛侯因于奚有救孫良夫之功欲以邑賞之于奚辭曰邑不願受得賜曲縣齊繁纓以光寵于縉紳之中于願足矣按周禮天子之樂四面皆縣謂之宮縣諸侯之樂止

縣三面獨缺南方謂之曲縣亦曰軒縣大夫則左右縣耳繁纓乃諸侯所以飾馬者二件皆諸侯之制于奚曰恃其功以此為請衛侯笑而從之周襄王賴晉文靖難而不許其請隨衛侯乃以救孔子修春秋論此事以為惟名器分別貴賤不可假人衛侯為失其賞矣此是後話表過不題却說孫良夫收拾敗軍入新築城中歇息數日諸將請示歸期良夫曰吾本欲報齊反為所敗何面目歸見吾主便當乞師晉國生縛齊君方出我胸中之氣乃留石稷等屯兵新築白已親往晉國借兵時值魯司寇臧宣叔亦在晉請師二大夫先通了卻克然後謁見魯景公內外同心彼唱此和不絲魯景公不從卻克慮齊之強請車八百乘晉侯許之卻克將中軍解張解揚為御鄭邱緩為車右士燮將上軍欒書將下軍韓厥為司馬於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師出絳州城望東路進發臧孫許先期歸報季孫行父同叔孫僑如

帥師來會同至新築孫良夫復約會齊公子首各軍俱于新築取齊
 擺成隊伍次第前行連接三十餘里車聲不絕齊頃公預先使人於
 境上諜探已知臧司寇乞得齊兵消息頃公曰若待齊師入境百
 姓震驚當以兵逆之于境上乃大闢車徒挑選五百乘三日三夜行
 五百餘里直至鞏音地在濟南府札營前哨報齊兵以屯于靡笄山下頃
 公遣使請戰卻克許來曰決戰大將高固請于頃公曰齊從未交
 兵未知齊人之勇怯臣請探之乃駕單車徑入齊壘挑戰有末將亦
 乘車自營門而出高固取巨石擲之正中其腦倒于車上御人驚走
 高固騰身一躍早跳在齊車之上脚踹齊囚手挽轡索馳還齊壘周
 圍一轉大呼曰出賣餘勇齊之君臣皆驕兵而欺敵宜其敗也齊軍皆笑齊軍中覺而
 逐之已無及矣高固謂頃公曰齊師雖眾能戰者少不足畏也次日
 齊頃公親自披甲出陣卻克御車逢丑父為車右兩家各結陣于鞏

國佐率右軍以遏齊高固帥左軍以遏齊曹兩下相持各不交鋒專
 候中軍消息齊侯自恃其勇目無齊人身穿錦袍繡甲乘着金輿合
 軍士俱控弓以俟曰視吾馬足到處萬矢俱發一聲鼓响馳車直冲
 入齊陣箭如飛蝗齊勢頗洶湧可見亦是劫敵齊兵死者極多解張手肘連中二
 箭血流下及車輪猶自忍痛勉強執轡是好漢子卻克正擊鼓進軍亦被
 箭傷左脅標血及屢鼓聲頓緩解張曰師之耳目在于中軍之旗鼓
 三軍因之以為進退傷未及死不可不勉力趨戰鄭邱緩曰張侯補
 之言是也死生命耳卻克乃援枹連擊也是好漢解張策馬冒矢而進
 鄭邱緩左手執筮以衛卻克右手奮戈殺敵也是好漢左右一齊擊鼓鼓
 聲震天齊軍只道本陣已得勝爭先馳逐勢如排山倒海齊軍不能
 當大敗而奔天下事有得力于韓厥見卻克傷重曰元帥且暫息某
 當力追此賊這造化言畢招引本部驅車來趕齊軍紛紛四散頃公

繞華不注山在濟南府城東北十五里而走韓厥遙望金輿儘力逐之逢丑父顧

邴夏曰將軍急急出圍以取救兵某當代將軍執轡邴夏下車去了

晉兵到來益多圍華不注山三匝此時齊頃不知亦悔笑客否逢丑父謂頃公曰

事急矣主公快將錦袍繡甲脫下與臣穿之假作主公主公可穿臣

之衣執輿于旁以誤晉人之目何不令其脫身先走而乃倘有不測仍復執轡于旁未為全善

臣當以死代君君可脫也頃公依其言更換方畢將及華泉泉在華不注山

下韓厥之車已到馬首韓厥見錦袍繡甲認是齊侯遂手攬其絆馬

之索再拜稽首曰寡君不能辭魯衛之請使羣臣詢其罪於上國臣

厥忝在戎行願御君侯以辱臨於敝邑這等請客之法不丑父詐稱顧太惡作乎一笑

口渴不能答言以瓢授齊侯曰丑父可為我取飲齊侯下車假作華

泉取飲水至又嫌其濁更取清者齊侯遂繞右山而遁恰遇齊將鄭

周父御副車而至曰邴夏已陷于晉軍中矣晉勢浩大惟此路兵稀

主公可急乘之乃以轡授齊侯齊侯登車走脫韓厥先遣人報入

軍曰已得齊侯矣邰克大喜及韓厥以丑父獻邰克見之曰此非

侯也邰克曾使齊認得齊侯韓厥却不認得因此被他設計賺去可知

韓厥去追便是齊頃造化韓厥怒問丑父曰汝是何人對曰某乃車右將軍逢丑

父欲問吾君方纔往華泉取飲者就是邰克亦怒曰軍法欺三軍者

罪應死汝肯認齊侯以欺我軍尚望活郡叱左右縛丑父去丑父大

呼曰晉軍聽吾一言目今無有代其君任患者丑父免君于患今且

為戮矣既以忠心代君便不應又出此語出此語便疑于代君時先有僥倖之心也邰克命解其縛曰人

盡忠于君我殺之不祥使後車載之這自是邰克好處非開丑父之能也潛淵居士有

詩云

繞山戈甲密如林

繡甲君王險被擒

千尺華泉源不竭

不如丑父計謀深

後人名華不注山為金輿山正以齊侯金輿駐此而得名也四此城各亦及

頃公既脫歸本營念丑父活命之恩復乘輕車馳入晉軍訪求丑

父出而復入者三次國佐高固一將聞中軍已敗恐齊侯有失各引

軍來救駕見齊侯從晉軍中出大驚曰主公何輕千乘之尊而自探

虎穴耶頃公曰逢丑父代寡人陷于敵中未知生死寡人坐不安席

是以求之誰是失于謹慎却不失為好人言未畢哨馬報晉兵分五路殺來了國佐

奏曰軍氣已挫主公不可久留于此且回國中堅守以待晉救之至

可也齊侯從其言遂引大軍回至臨淄去了卻克引大軍及晉國

三國之師長驅直入所過關隘盡行燒毀直抵國都志在滅齊不知

齊國如何應敵冉看下一回分解

第五十七回

娶夏姬巫臣逃晉

圍下宮程嬰匿孤

卻克盟齊之事殊為可笑意欲質人國母而又欲易其田畝此

萬萬不能之事即牧豎小兒而皆知其不可也若卻克因恨齊

之深預定制勝之計故出難題使之不從而後戰冀滅其國以

舒忿猶可自解既無深謀遠見反使齊人責備一番殊覺削色

可耻及國佐說到合兵再戰一揖出營又無別策以困之乃使

人追回而與盟舉動乖張言詞孟浪可笑極矣卻克為卿頗覺

不滿人意

屈巫在楚亦算大臣為了一個夏姬費却許多心力誰君欺友

棄命害家做出許多乖張舉動總是淫之一念所使耳色之迷

人可畏如此一友曰今人為了一個不堪表子弄得疎親慢友

兄弟參商夫妻反目七顛八倒破產喪家者多矣况這等一個

妙物豈不值得一死乎舉座聞之無不絕倒

屈巫奔晉通吳遂致強吳而削楚使子側子重奔命不暇然則能臣之去留所關豈淺小哉

按左傳趙嬰通于莊姬同括放之于齊事在魯成公五年為晉景公之十四年至十七年莊姬以趙嬰之故怨同括譖于晉侯言二人以為亂晉景公乃殺同括以韓厥言趙氏世有大勳于晉不可無後乃立趙武而反其田即在本年中史記晉世家亦載之于景公十七年其事與左傳同而不載趙嬰莊姬事景公之死則在十九年兩書始終皆無屠岸賈名至于屠岸賈及程嬰公孫杵臼匿孤復位等事見于趙氏家而屠氏之攻趙族則在晉景三年後十五年而趙孤始出則應在景公之十七年或十八年又曰景公疾卜之大業之後不遂鬼為崇始問于韓厥

而求趙孤族誅屠氏其事與左傳全反是司馬遷當日已不免自相矛盾矣當日此事始末不知傳自何人司馬氏遂據之以作史記其事之有無雖不可知但司馬遠而盲左進且經成于聖人之手即無破綻亦當信左而不信遷况遷又自相矛盾乎但史記所載屠岸賈攻滅趙氏則未嘗稟命景公而與諸將自行其意此傳則言奉景公之命而行之又與史記不合要之即就趙世家之文而論其中紕繆處頗多大率非實事也故其得失是非吾不論斷

話說晉兵追齊侯行四百五十里至一地名袁婁安營下寨打點攻

城齊頃公心慌集諸臣問計國佐進曰臣請以紀侯之餽音獻寶及

玉磬二物皆滅行賂于晉只行賂而不謝過始亦為前事而請與晉

平魯衛二國則以侵地還之頃公曰如卿所言寡人之情已盡矣再

若不從惟有戰耳國佐領命捧着紀甌玉磬二物逕造晉軍先見韓厥致齊侯之意韓厥曰魯衛以齊之侵削無已故寡君憐而拯之寡君則何仇于齊乎却不道元國佐答曰佐願言于寡君返魯衛之侵地如何韓厥曰有中軍主帥在厥不敢專韓厥引國佐來見卻克克盛怒以待之國佐辭氣俱恭卻克曰汝國亡在旦夕尚以巧言緩我耶倘真心請平只依我兩件事國佐曰敢問何事卻克曰一來要蕭君同叔之女為質于晉同叔蕭君之字諱言國母故言蕭女二來必使魯封內壘畝盡改為東西行萬一齊異日背盟殺汝質伐汝國車馬從西至東可直達也只顧說出不論道理不慮回聲此孟浪少年聲口卻克晉之上卿乃孟浪亦如此何也國佐勃然發怒曰元帥差矣蕭君之女非他乃寡君之母以魯晉匹敵言之猶晉君之母也此句最是有力量那有國母為質人國的道理至于壘畝縱橫皆順其地勢之自然若惟魯改易與失國何異元帥以此相難想不允和議了

卻克曰便不允汝和汝奈我何國佐曰元帥勿欺魯太甚也魯雖疆小其賦千乘諸臣私賦不下數百今偶一挫衄未及夫虧元帥必不允從請收合殘兵與元帥決戰于城下一戰不勝尚可再戰再戰不勝尚可三戰此語又足以折其驕蔑之氣若三戰俱敗舉魯國皆魯所有何必質母東畝為哉佐從此辭矣委廩磬于地朝上一揖昂然出營去了去決烈然亦自恃力季孫行父與孫良夫在幕後聞其言出謂卻克曰之尚不全虧也季孫行父與孫良夫在幕後聞其言出謂卻克曰魯恨我深矣必將致死于我兵無常勝不如從之二人雖恨齊而自願力不如齊恐貽將來之患耳卻克曰魯使已去奈何行父曰可追而還也可使良馬駕車追及十里之外強拉國佐齊國得臉卻克貽羞復轉至魯營卻克使與季孫行父孫良夫相見乃曰克恐不勝其事以獲罪于寡君故不敢輕諾今魯衛大夫合辭以請克不能違也克聽子矣國佐曰元帥已俯從敝邑之請願同盟為信魯認朝晉且返魯衛之侵地魯認退師秋毫無

犯各立誓書卻克命取牲血共歃訂盟而別釋放逢丑父復歸于齊
 齊頃公進逢丑父為上卿晉魯衛曹之師皆歸本國宋儒論此盟謂
 卻克恃勝而驕出令不恭致觸國佐之怒雖取成而還殊不足以服
 齊人之心也不特不足服齊之心齊師歸獻齊捷景公嘉戰鞏之功
 卻克等皆益地復作新上中下三軍以韓厥為新中軍元帥趙盾佐
 之鞏朔為新上軍元帥韓穿佐之荀躒為新下軍元帥趙旃佐之爵
 皆為卿自是晉有六軍復與伯業可見伯業自是力勝處多司寇屠岸賈見趙氏
 復盛忌之益深日夜搜趙氏之短譖于景公又厚結欒卻二家以為
 已援此事且閣過一邊表白在後齊頃公耻其兵敗弔死問喪恤民
 修政志欲報仇晉君臣恐齊侵伐復失伯業乃托言齊國其順可嘉
 使各國仍還其所侵之地自此諸侯以晉無信義漸漸離心齊人復
 晉伐而還之可也復令人以地予之此是後話再說陳夏姬嫁連
 何理也真是可笑怪不得諸侯離心

尹襄老未及一年襄老從軍于邲夏姬遂與其子黑要烝淫及襄老
 戰死黑要戀夏姬之色不往求尸國人頗有議論夏姬以為耻賤
 還算良心不曾全昧欲借迎屍之名謀歸鄭國申公屈巫遂賂其左右使傳語
 于夏姬曰申公相慕甚切若夫人朝歸鄭國申公晚即來聘矣又使
 人謂鄭襄公曰姬欲歸宗國盍往迎之鄭襄公果然遣使來迎夏姬
 走莊王問于諸大夫曰鄭人迎夏姬何意屈巫獨對曰姬欲收葬襄
 老之尸鄭人任其事以為可得故使姬往迎之耳莊王曰屍在晉
 安能得之屈巫對曰荀營者荀首之愛子也營為楚囚首念其子甚
 切今首新佐中軍而與鄭大夫皇成素相交厚其必借鄭皇成居間
 使請解于楚而以王子即穀及襄老之屍交易荀營鄭君以邲之戰
 懼晉行討亦將借此以獻媚于晉此真情無疑矣話猶未畢夏姬人
 朝辭楚王奏聞歸鄭之故言下淚珠如雨曰若不得屍妾誓不反楚

莊王憐而許之夏姬方行屈巫遂致書于鄭襄公求聘夏姬為內子襄公不知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前因以屈巫方重用于楚欲結為姻親乃受其聘幣楚人無知之者屈巫復使人至晉通信于荀首教他二將屍易荀營于楚以實其言為自己圖謀這個婦人却替別人出了許多生意荀首致書皇成求為居間說合莊王欲得其子公子穀臣之屍乃歸荀營于晉晉亦以二屍昇楚楚人信屈巫之言為實不疑其有他故也得宛轉隱密自及晉師伐齊頃公請救于楚值楚新喪未即發兵後然令人不覺及晉師伐齊頃公請救于楚值楚新喪未即發兵後聞齊師大敗國佐已及晉盟楚共王曰齊之從晉為楚失救之故非齊志也寡人當為齊伐衛晉以雪鞏耻誰能為寡人達此意于齊侯者申公屈巫應聲曰微臣願往共王曰卿此去經繇鄭國就便約師以冬十月之望在衛境取齊即以此期告于齊侯可也屈巫領命歸家托言往新邑收賦先將家屬及財帛裝載十餘車陸續出城自

己乘輕車在後星夜往鄭致楚王師期之命遂與夏姬在館舍成親二人之樂可知也若使王元美敘此自有一番絕妙文章有詩為證

佳人原是老妖精

到處偷情舊有名

採戰一雙今作配

這迴塵戰定輸贏

夏姬枕畔謂屈巫曰此事會稟知楚王否屈巫將莊王及公子嬰齊欲娶之事訴說一遍下官為了夫人費下許多心機今日得諧魚水生平願足下官不敢回楚明日與夫人別尋安身之處請老百年豈

不穩便夏姬曰原來如此屈巫費了許多心機棄官有罪既已表白出來夏姬無一話感謝只如此淡淡答之

是仍有不甚嫌意處那使齊之命如何消繳屈巫曰我不

往齊國去了方今與抗齊莫如晉國我與汝適晉可也次早修下

表章一道付與從人寄復楚王遂與夏姬同奔晉國晉景公方以兵

敗于楚為耻聞屈巫之來喜曰此天以此人賜我也即日拜為大夫

賜邢地爲之采邑屈巫乃去屈姓以巫爲氏名臣至今人稱爲申公
巫臣巫臣自此安居于晉楚共王接得巫臣來表拆而讀之略云

蒙鄭君以夏姬室臣臣不省遂不能辭但恐求之不得却恐君王

見罪暫寓晉國使齊之事望君王別遣良臣死罪死罪

共王見表大怒召公子嬰齊公子側使觀之公子側對曰楚晉世仇

今巫臣適晉是反叛也不可討公子嬰齊復曰黑要烝母是亦有

罪宜并討之共王從其言乃使公子嬰齊領兵抄沒巫臣之族使公

子側領兵擒黑要而斬之兩族家財盡爲二將分得享用假公濟私

巫臣聞其家族被誅乃遺書于二將略云爾以貪殘事君多殺不

辜余必使爾等疲于道路以死

嬰齊等祕其書不使聞于楚王巫臣爲晉畫策請通好于吳國因以

車戰之法教道吳人留其子狐庸仕于吳爲行人使通晉吳之信往

來不絕自此吳勢日強兵力日盛盡奪取楚東方之屬國壽夢遂僭

爵爲王楚邊境被其侵伐無寧歲矣賢臣資敵必致貽殃後巫臣死狐庸復屈

姓遂留仕吳用爲相國任以國政冬十月楚王拜公子嬰齊爲大

將同鄭師伐衛被破其郊因移師侵魯屯于楊橋之地仲孫蔑請賂

之乃括國中良匠及織女針女善針各百人獻于楚軍請盟而退晉

亦遣使邀魯侯同伐鄭國魯成公復從之周定王二十年鄭襄公堅

薨世子費嗣位是爲悼公因與許國爭田界許君訴于楚也是一國

曲直于他國若百姓然可憐可嘆楚共王爲魯君理直使人責鄭悼公怒乃棄楚

從晉是年卻克以箭瘡失于調養左臂遂損乃告老旋卒樂書代爲

中軍元帥明年楚公子嬰齊帥師伐鄭樂書救之時晉景公以鄭齊

俱服頗有矜慢之心寵用屠岸賈游獵飲酒復如靈公之曰此下事

謬不足信已具趙同趙括與其兄趙嬰齊不睦誣以淫亂之事逐之

本卷總批中

奔_國景公不能禁止時梁山無故自崩壅塞河流三日不通景公使太史卜占之屠岸賈行賂于太史使以罰不中為言景公曰寡人未常過用刑罰何為不中屠岸賈奏曰所謂刑罰不中者失入失出皆不中也趙盾弑靈公于桃園載在史冊此不赦之罪成公不加誅戮且以國政任之延及于今逆臣子孫滿布朝堂何以懲戒後人乎且臣聞趙同原_{趙同食屏}屏_{趙括食}等自恃宗放眾盛將謀叛逆樓嬰_{趙嬰}齊封樓故_{樓嬰}欲行誅沮被逐出奔欒郤二家畏趙氏之勢隱忍不言梁山之崩天意欲主公聲靈公之寃正趙氏之罪耳景公自戰邲時已惡同括專橫遂惑其言問于韓厥厥對曰桃園之事與趙盾何與况趙氏自成季_{趙衰行}以來世有大勲于_晉主公奈何聽細人之言而疑功臣之後乎景公意未釋然復問于欒書郤錡二人先受岸賈之囑含糊其詞不肯替趙氏分辨景公遂信岸賈之言以為實然乃書

趙盾之罪於版付岸賈曰汝好處分勿驚國人韓厥知岸賈之謀夜往下宮報知趙朔使預先逃遁朔曰吾父抗先君之誅遂受惡名今岸賈奉有君命必欲見殺朔何敢避但吾妻見有身孕已在臨月倘生女不必說了天幸生男尚可延趙氏之祀此一點骨血望將軍委曲保全朔雖死猶生矣韓厥泣曰厥受知于宣孟_{趙盾字}以有今日恩同父子今日自愧力薄不能斷賊之首所命之事敢不力任但賊臣畜憤已久一時發難玉石俱焚厥有力亦無用處及今未發何不將公主_{朔妻成}潛送入宮脫此大難後曰公子長大庶有報仇之日也朔曰謹受教二人灑淚而別趙朔私與莊姬約生女當名曰文若生男當名曰武文人無用武可報仇獨與門客程嬰言之莊姬從後門上溫車程嬰護送逕入宮中投其母成夫人_{景公}去了夫妻分別之苦自不必說比及天明岸賈自率甲士圍了下宮將景公所書罪

版懸于大門聲言奉命討逆遂將趙朔趙同趙括趙旃各家老幼男女盡行誅戮旃子趙勝時在邯鄲勝封邑在獨免後聞變出奔于宋今廣平府當時殺得尸橫堂戶血浸庭階簡點人數單單不見莊姬岸賈曰公主不打緊但聞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必生後患有人報說夜半有溫車入宮岸賈曰此必莊姬也卽時來奏晉侯言逆臣一門俱已誅絕只有公主走入宮中伏乞主裁景公曰吾姑乃母夫人所愛不可問也岸賈又奏曰公主懷妊將產萬一生男留下逆種異口長大必然報仇復有桃園之事主公不可不慮景公曰生男則除之岸賈乃日夜使人探伺莊姬生產消息數日後莊姬果然生下一男成夫人分付宮中假說生女屠岸賈不信欲使家中乳媪入宮驗之莊姬情慌與其母成夫人商議推說所生女已死此時景公耽于淫樂國事全托於岸賈恣其所爲岸賈亦疑所生非女且未死乃親率

女僕遍索宮中莊姬乃將孤兒置于袴中對天祝告曰天若滅絕趙宗兒當啼若趙氏還有一脈之延兒則無聲及女僕牽出莊姬搜其宮一無所見袴中絕不聞啼號之聲岸賈當時雖然出宮去了心中到底狐疑或言孤兒已寄出宮門去了岸賈遂懸賞于門有人首告孤兒真信與之千金知情不言與窩藏反賊一例全家處斬又分付宮門上出入盤詰却說趙盾有兩個心腹門客一個是公孫杵臼一個是程嬰先前聞屠岸賈圍了下宮公孫杵臼約程嬰同赴其難嬰曰彼假托君命飾詞討賊我等與之俱死何益于趙氏杵臼曰明知無益但恩主有難不敢逃死耳嬰曰姬氏有孕若男也吾與爾共奉之不幸生女死猶未晚及聞莊姬生女杵臼泣曰天果絕趙氏乎程嬰曰未可信也吾當察之乃厚賂宮人使通信于莊姬莊姬知程嬰忠義密書一武字遞出程嬰私喜曰公主果生男矣及岸賈搜索宮

中不得程嬰謂杵曰趙氏孤在宮中索之不得此天幸也但可瞞過一時耳後日事洩屠賊又將搜索必須用計偷出宮門藏于遠地方保無虞杵曰沉吟了半日問嬰曰立孤與死難二者孰難嬰曰死易耳立孤難也杵曰子任其難我任其易何如嬰曰計將安出杵曰誠得他人嬰兒詐稱趙孤吾抱往首陽山中汝當出首說孤兒藏處屠賊得偽孤則真孤可免矣程嬰曰嬰兒易得也必須竊得真孤出宮方可保全杵曰諸將中惟韓厥受趙氏恩最深可以竊孤之事托之程嬰曰吾新生一兒與孤兒誕期相近可以代之然子既有藏孤之罪必當并誅子先我而死我心何忍因泣下不止杵曰怒曰此大事亦美事何以泣爲嬰乃收淚而去夜半抱其子付與杵曰之手卽往見韓厥先以武字示之然後言及杵曰之謀韓厥曰姬氏方有疾命我求醫汝若哄得屠賊親往首陽山吾自有出孤之計程

嬰乃揚言于眾曰屠司寇欲得趙孤子曷爲索之宮中屠氏門客聞之問曰汝知趙氏孤所在乎嬰曰果與我千金當告汝門客引見岸賈岸賈叩其姓氏對曰程氏名嬰與公孫杵曰同事趙氏公主生下孤兒卽遣婦人抱出宮門托吾兩人藏匿嬰恐日後事露有人出首彼獲千金之賞我受全家之戮是以告之岸賈曰孤在何處嬰曰請屏左右乃敢言岸賈卽命左右退避嬰告曰在首陽山深處急往可得不久當奔秦國矣然須大夫自往他人多與趙氏有舊勿輕托也岸賈曰汝但隨吾往實則重賞虛則死罪嬰曰吾亦自山中來此腹餒甚幸賜一飯岸賈與之酒食嬰食畢又催岸賈速行岸賈自率家甲三千使程嬰前導徑往首陽山紆迴數里路極幽僻見臨溪有草序數間柴門雙掩嬰指曰此卽杵曰孤兒處也嬰先叩門杵曰出迎見申士甚眾爲倉皇走匿之狀嬰喝曰汝勿走司寇已知孤兒在此

親自來取速速獻出可也言未畢甲士縛杵曰來見岸賈岸賈問孤兒何在杵曰賴曰無有岸賈命搜其家見壁室有鎖甚固甲士去鎖入其室室頗暗彷彿竹床之上聞有小兒驚啼之聲抱之以出錦綉繡襖儼如貴家兒杵曰一見卽欲奪之被縛不得前乃大罵曰小人哉程嬰也肯下宮之難我約汝同死汝說公主有孕若死誰作保孤之人今公主將孤兒付我二人匿於此山汝與我同謀做事却又貪了千金之賞私行出首我死不足惜何以報趙宣孟之恩乎小人萬小人罵一個不佳程嬰羞慚滿面謂岸賈曰何不殺之岸賈喝令將公孫杵曰斬首自取孤兒擲之于地一聲啼哭化爲肉餅哀哉髯翁有詩云

一線宮中趙氏危

寧將血嗣代孤兒

屠奸縱有彌天網

誰料公孫已售欺

屠岸賈起身往首陽山擒捉孤兒城中那一處不傳遍也有替屠家歡喜的也有替趙家嘆息的那宮門盤詰就怠慢了韓厥却教心腹門客假作草澤醫人入宮看病將程嬰所傳武字粘于藥囊之上莊姬看見已會其意診脈已畢講幾句胎前產後的套語莊姬見左右宮人俱是心腹卽以孤兒裹置藥囊之中那孩子啼哭起來莊姬手撫藥囊祝曰趙武趙武我一門百口冤仇在你一點血泡身上出宮之時切莫啼哭分付已畢孤兒啼聲頓止走出宮門亦無人盤問韓厥得了孤兒如獲珍寶藏于深室使乳婦育之雖家人亦無知其事者屠岸賈回府將千金賞賜程嬰程嬰辭不願賞岸賈曰汝原爲邀賞出首如何又辭程嬰曰小人爲趙氏門客已以今殺孤兒以自脫已屬非義况敢利多金乎倘念小人微勞願以此金收葬趙氏一門之屍亦表小人門下之情于萬一也岸賈大喜曰此真信義之士也

趙氏遺屍聽汝取收不禁及以此金為汝營葬之資程嬰乃拜而受之盡收各家骸骨棺木盛殮分別葬于趙墳墓側

趙墳在今平陽府太平縣

復往謝岸賈岸賈欲留用之嬰流泣言曰小人一時貪生怕死作此

不義之事無面目復見人從此將糊口遠方矣程嬰辭了岸賈往

見韓厥厥將乳婦及孤兒交付程嬰嬰指為己子携之潛入孟山

今太原府孟縣藏匿後人因名其山曰藏山以藏孤得名也後三年

景公遊于新田見其土沃水甘因遷其國謂之新絳以故都為故絳百官

朝賀景公設宴于內宮款待羣臣日色過晡

山時

左右將治燭忽然怪風一陣捲入堂中寒氣逼人在座者無不驚顫須臾風過景公獨

見一蓬頭大鬼身長丈餘披髮及地自戶外而入攘臂大罵曰天乎

我子孫何罪而汝殺之我已訴聞于上帝來取汝命言畢將銅鎚來

打景公景公大叫羣臣救我拔佩劍欲斬其鬼誤劈自己之指羣臣

不知為何慌忙搶劍景公口吐鮮血悶倒在地不省人事未知性命如何且看下回分解

東周列國志

